杜詩批解 九

共十四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七

負薪行【魯】曰峽民男爲商女當門戶坐肆於市壓擔負於道路者皆是婦人也東坡題跋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鶴】曰負薪行以言夔州之女最能行以言歸州之男故一以昭君一以屈原喻之當是大曆元年公初到夔見其習俗如此作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夢弼】曰喪去聲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趙】曰晉傅玄豫章行曰男兒當門戶公今詩却云女當門戶也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希】曰爾雅櫬采薪即薪釋曰郭云指解今樵薪一名櫬一名採薪一名即薪今江東閩中多女人負擔採薪也至老雙鬟只垂頸一鬟作鬟野花山葉銀釵並【澤堂】曰以野花山葉並比於銀釵而爲首飾也筋力登

危集市門死生射利煎鹽井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
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此一
作壯[師]曰夔州鹽井婦人或負薪販鹽以自給其女
麤醜可知[蒼舒]曰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秭歸人
今興山縣有昭君
村及昭君廟在焉

最能行[鶴]曰此篇雖以歸州舟人最能操舟而作然首云峽中丈夫多在水則不獨指歸州人也與負薪行同大曆元年作

峽中丈夫絕輕死[夢弼]曰謂舟行失險也少在公門多在水富
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洙]曰峽人富則為商旅貧則為人操
舟以地居山水之間瘠惡無以耕也[修可]曰博雅云舸舟也揚雄方言南楚江湖大船謂之舸艓小舟言
輕如小葉也艓音葉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

側拖入波濤〔鄭〕曰拖正船木撇漩捎濆無險阻〔夢弼〕曰撇音結切〔鄭〕曰漩

隨戀切〔洙〕曰撇漩捎濆皆操舟者所能也〔鶴〕曰水之回者曰漩曰渦而濆者水之涯也峽江多渦漩能沒入舟故撇漩捎濆不以為險者歸州長年為最能撇猶過捎猶沿也〔澤堂〕曰撇之於漩洑之中捎之於涯諸之間左右剌船之狀

朝發白帝暮江陵〔夢弼〕曰白帝乃白帝城江陵即荊州也其間一千二百里

頃来目擊信有徵〔澤堂〕曰此蓋古語而今驗果然

瞿塘漫天吕虎鬚八怒灘歸州長年果與最能豸〔洙〕曰峽人以操舟為長年〔趙〕曰言行瞿塘峽與虎鬚灘甚易也〔鶴〕曰按峽程記自蠻江桔柏池凡二百八十江會于峽前次荊門都四百五十灘此應是其一如狼尾灘虎牙灘是也其有瞿塘不如二峽之數〔澤堂〕曰此中只有長年最能也

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疎壯客〔洙〕曰左傳南風不競〔澤堂〕曰此鄉誤誇競南風疎其壯人此亦僻俗

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趙〕最能者負船

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能語可見【之切】曰歸州稱歸縣漢志荊州記秭歸縣北有屈原故宅方七頃累石為屋基今其地名樂平【夢弼】曰袁山松曰山秀水清故出俊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

愁 【公自註】強戲為吳體【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

江草日日喚愁生 【夢弼】曰草喚愁空言起歸心也淮南招隱章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巫峽泠泠非世情 巫一作春【夢弼】曰巫峽之水長泠泠不斷世情跡絕非水流之比也

盤渦鷺浴底心性 【夢弼】曰渦烏禾切回水也鷺浴自得子美心性亦浴鷺安閑之比也

獨樹花發自分明 【批】頗帶峽氣【夢弼】曰子美自喻不徇乎流俗

十年戎馬暗南國 【洙】曰自安史亂後天下草草不安者十餘年【夢弼】曰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

異域賓客老孤城 【洙】曰公本北人而寓南國故云異域

渭水秦山得見否 山一作川【夢弼】曰否音缶不可也渭水秦川乃關中甫之故鄉也

人今罷病虎

縱橫[夢弼]曰罷音疲勞也時方困於盜賊而未能得
歸也七哀詩李傕致亂起賊盜如豺虎蔡寬夫
詩話子美以盤渦鷺浴底心性獨對花發自分明為
吳體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為俳諧體江上誰
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踈籬為雜
句雖若為戲然不害其格力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
濕白鷺羣飛太劇乾[澤堂]曰鷺不畏濕以乾為戲晩節漸於詩律
細誰家數去酒杯寬[夢弼]曰數色角切頻也唯君最愛清狂客
最一作醉百遍相過意未闌又多闌盡也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
弟四美載歌絲綸[鶴]曰中丞乃栢貞節時為夔州都督與栢茂林兄弟也崔

盱反茂林貞節同起兵討平之故詩美其一家功名之盛也[澤堂]曰絲綸卽官制詞也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批]起得別[洙]曰晉卞壼傳翟湯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蜀中冠亦甚栢氏功彌存[澤堂]曰以辟邪而冠亂更甚所以栢氏功名每立也

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洙]曰漢高紀戮力註并力也爾雅先生為昆[趙]曰父子兄弟有功於行陣則詩人宜以忠孝稱之

三止錦江沸獨清王壘昏[趙]曰傳所謂以湯止沸也寰宇記曰濯錦江係之華陽縣公自入蜀見城都之亂蓋寶應元年徐知道反永泰元年崔盱反殺郭英乂大曆三年七月楊子琳以瀘州刺史反此錦江三沸也王壘山名今永康軍是也[鶴]曰作此詩時楊子琳未反當是指段子璋反崔光遠攻之兵不戢因而大掠又徐知道崔盱反為錦江之三沸

高名入竹帛[洙]曰鄧禹曰垂功名於竹帛新渥照乾坤[洙]曰渥恩也

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璵璠[批]謂堆玉樹[師]曰芝

蘭香草璵璠美玉芝蘭與璵璠相疊喻舉族皆賢也同心注師律沫曰易師出以律澤堂曰
注心於師律也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沫曰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澤堂曰已上所叙皆絲綸所載綏冕已殊恩沫曰西都賦綏冕所
與師曰時崔盱殺郭英乂栢貞節與揚子琳討平之然貞節父子兄弟皆盡忠孝之節其英聲義氣載之
絲綸天子褒以綏冕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温夢弼曰謂討賊歷涉四時之久
也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鶴曰天寶九載七月諸衛應隊仗所用緋色旗
旛並改為赤其諸節度使亦准此崔盱以永泰元年反栢當起兵去至大曆元年三月方休兵宜其甲為
雪凍上句所謂誅叛經寒温是也夢弼曰謂靈旗所指烟塵遂息也每聞戰場説欻激
懦氣奔夢弼曰欻許勿切暴起也師曰聞栢氏之風者懦夫亦為激昂而興起也聖主國
多盜批語有嫌夢弼曰國家多盜而能解紛治劇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賢臣官則尊

〔夢弼〕曰置官以待賢士惟臣之賢始尊之以官也

方當節鉞用必絕祲沴根

〔夢弼〕曰沴徒典切又音戾妖氣也〔趙〕曰以其有功必使之齊節鉞之用必絕祲沴之根以報朝廷也〔澤堂〕曰以聖朝而多盜賊宜有賢臣立功致位然不可頻有此難如栢公方當大用必救殄亂萌毋令多盜也

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

〔洙〕曰後漢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夢弼〕曰甫以多病甘自退縮惟迴首屬望栢氏畫像雲臺再論其功〔澤堂〕曰此公之所祝望而雲臺誰當再論功者有望栢氏特起者深矣

作歌挹盛事

〔杜〕挹亦無謂

推轂期孤鶱

〔夢弼〕曰推都回切〔洙〕曰憑唐傳王者遣將跪而推轂〔師〕曰甫作詩以歌其事庶幾天子命之為帥推轂而遣其勢鶱揚特出衆人之表也

遣懷

〔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

〔杜〕起得便壯〔夢弼〕曰宋中即大梁也禹貢豫州域秦

改為梁國魏惠王都大梁漢文帝封子武為名今陳梁孝王亦於睢陽置宋州其地乃天下要衝

留亞【洙】曰陳留屬汴州【夢弼】曰謂大梁形勝之名與陳留郡相上下也劇則貝魏俱【洙】曰貝魏州名在河西劇大也【夢弼】曰謂大梁政事之劇與貝魏二州相等也邑中九萬家

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趙】曰主則本處人客則游寄者【鶴】曰孝王有大功景帝為之廣睢陽大治宮室制度法長安自應棟宇之義白刃讎不

義黃金傾有無【澤堂】曰傾黃金於朋友有無之間言侈費也殺人紅塵裏

報荅在斯須【夢弼】曰言邑中豪富多尚游俠殺人復仇也憶與高李輩【公自】【註】高適李白論交入酒壚【洙】曰世說王濬冲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經黃公酒壚中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飲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亦亡便為時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夢弼】曰藻思謂文思也敷腴顏色悅

懌貌
氣酣登吹臺吹一作文夢弼曰吹臺乃梁孝王歌吹之臺在開封縣南五里懷古
視平蕪夢弼曰平蕪謂草色淺齊也補註趙曰西清詩話唐史稱杜甫與李白高適同登吹臺慨
然莫測也芒碭雲一去夢弼曰碭音唐芒碭山名漢高帝紀高祖隱於芒碭山澤之間呂后
與人俱求常得之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鴈鶩空相呼夢弼曰鶩音木又亡
遇切鳧屬西京雜記梁孝王築兎園園中有鴈池在雎陽補註趙曰鴈鶩相呼以興其荒寂如麋鹿遊今
黍離麥秀之類先帝正好武師曰先帝謂玄宗好事邊功也寰海未凋枯洙曰
言方盛之時也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洙曰玄宗之時開拓境土如安祿山
王君㚟張守珪王忠嗣輩皆以邊功爲已任故張說獻鬪牛以箴之而上不之改百萬攻一
城獻捷不云輸夢弼曰是時或收西域或破林胡以百萬之兵攻取一城然一時豈無勝
負但常獻捷徼功而已未嘗言其輸而不勝也澤堂曰明皇時事如此如雲南喪師不以聞是也
組

練棄如泥 【夢弼】曰左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被練為甲裏也 尺土負百夫 一作勝【趙】曰組練棄如泥則不惜物之費爭一尺之土以百夫為償則不惜人之命【澤堂】曰微文寓刺與太史公平準等書相類 拓境功未已亦 【夢弼】曰拓音託取也 元和辭大鑪 【夢弼】曰大鑪喻天地一元之氣辭大鑪言失其和則陰陽之氣不應災異所由生也 政亂離朋友盡 【夢弼】曰朋友指高李也 合沓歲月徂 【晁】曰合沓相繼貌 吾衰將焉託存沒乙 嗚呼 【鶴】曰謂李白卒後高適相繼而亡 蕭條益堪愧 一作蕭條疾益甚愧獨天一隅 獨在天一隅 乘黃已去矣 【洙】曰乘黃駿馬也【夢弼】曰指高李也 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 【趙】曰又以顏延年鮑明遠比高李二公 繫舟卧荊巫 【洙】曰荊州巫峽也【夢弼】曰甫時繫舟於荊楚巫峽之岸以居寓也 臨飧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批】鋪致俯仰戢戢典實【趙】曰蓋恐違戾撫養高李二公之

孤也此其為朋友之義【澤堂】曰至情率語

王十五前閣會【鶴】曰大曆元年春作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来石上【趙】曰鮑照詩留釣待情人

鮮膾出江中鄰舍頒書札【洙】曰司馬相如傳札木簡之薄小者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録【趙】曰王十五者必公之鄰也肩輿強老翁【趙】曰以筍輿来迎公也病身虛俊味【趙】曰以病不能食而虛其俊美之味本草蒻註云此物煮為羹極美足為饌中之俊何幸飫兒童【趙】曰饋食於公持之以歸撫及兒曹也【澤堂】曰一直説下如村老常談此是大家格力盧蘇齋一生做此大開東國莽鹵之習不容不戒

暮春【鶴】曰當是大曆元年初遷夔州時作蓋公在雲安已卧病矣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趙】曰言瀟湘洞庭虛在彼處映

真

空而我卧病於此不得見之也楚天不斷四時雨【蘇】曰蜀卭僰山後四時常無晴日梁益稱為漏天古詩地近漏天經歲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沫】曰巫峽多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鴛鷺立洲渚奇【夢弼】曰爾雅釋名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挾子翻飛還一叢【批】還一叢語不佳此等語可以不作【趙】曰叢聚也言鴛鷺與子叢聚也【澤堂】曰此註可惟叢水草叢茂處也挾子翻飛又不過一叢以喻已蜀峽遷次也

寄常徵君【鶴】曰徵君永泰元年秋曾訪公雲安今在開州故寄以詩當是大曆元年夏作

白水青山空復春【趙】曰言徵君本在白水青山之間今以其不在所以空復春也徵君晚節旁風塵【批】語甚不類其譏徵君芬二句已見至指前鳴向人甚矣【沫】曰徵君以其

曾為朝廷禮聘而不起故謂之徵君夢弼曰言其晚節出而應聘也楚妃堂上色殊衆
海鶴階前鳴向人趙曰上句言徵君如楚妃之妍有絕衆之色下句言徵君如海鶴之
高非階墀之物而今鳴向人則以其旁風塵也萬事紏紛猶絕粒洙曰賈誼賦紏錯相
紛澤堂曰唐時隱士皆服食求仙李泌之類是也一官羈絆實藏身夢弼曰言徵君
今有官守也澤堂曰此言在塵務中猶學辟穀官雖絆留而視為藏跡之地如大隱金門也開州
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澤堂曰意常君得官在開州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乎嘉蔬
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鶴曰公盖
傷時亦以自傷也題曰園官指夔州公園而言故首云常荷地主恩地主謂太守也當在大曆

元年作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夢弼曰謂守園之官匿其把數名存而實亡也苦苣刺如針夢弼曰本草苦苣即野苣也馬齒葉亦繁夢弼曰本草馬齒乃野莧也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趙曰公言所送止苦苣馬齒莧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師曰嘉蔬比君子苦苣馬齒比小人言小人掩君子不得其所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荊棘暗長原師曰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荊棘生焉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夢弼曰蕙香草也有君子之象蕙草見奪於苦苣猶君子爲小人所勝也小人塞道路爲態何喧喧師曰謂小人得志則變態驕矜誇靡所不至也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希曰葵如戎葵兔葵楚葵蔠葵荏如荏荻桂荏者嘉種見

爾雅【師】曰葵荏嘉蔬又為馬齒莧塞足見小人勢盛君子道消也點染不易虞【夢弼】曰易
去聲謂君子易為小人所汚也絲麻雜羅紈【洪】牵強無味一經器物内永
掛麄刺痕【[illegible]】曰以苦菅馬齒一經器物所盛則便久遠掛麄刺之痕然則君子固宜傷所染矣
【師】曰喻國家為小人所敗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志士採紫芝放謌避戎軒【夢弼】
曰昔四皓逃秦隱居商山採芝而歌甫避兵車之亂来此愧不如四皓之採芝徒傷苦菅馬齒掩乎嘉蔬
也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洙】曰畦丁種田者猶今之佃民【澤堂】曰註脚皆
是要之欠句眼

課伐木并序【鶴】曰以客居詩考之當是大曆元年夏夔州作

課隷人【夢弼】曰隷郎計切著也廣雅課第也附伯夷辛秀信行等八
谷斬陰木【夢弼】曰行下孟切【洙】曰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註云陽木春夏生者陰

木秋冬生者若松栢之屬又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

人曰四根止維條

伊枚朱曰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枚正直侹然夢弼曰侹待鼎切輕促也晨征

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簜鄭曰篠洗了切竹小者簜徒流切大竹也

伊仗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昏黑搪突鄭曰搪徒郎切突沱沒切觸也

夔人屋壁列樹白菊列一作例夢弼曰菊荻之屬也鏝為墻夢弼曰鏝謨官切圬也

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

客憂害馬之徒朱曰莊子黃帝遊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子曰為天下何異乎牧馬去其害馬者

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付宗武誦

容齋隨筆曰黃魯直宿舒州大湖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盖言抵觸

之義而莫究所出推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中云晉黒撻突夔人屋壁乃知魯直用此然杜公時在夔州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耳秦少游詩話曰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夢弼】曰無韻者若課伐木詩序之類是也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 奴一作童 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 【澤堂】曰青冥林木色 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 【夢弼】曰山足曰麓 尚聞丁丁聲 【夢弼】曰詩小雅伐木丁丁 功課日各足蒼皮成委積 【夢弼】曰委積多貌 素節相照燭籍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 仗一作材【夢弼】曰籍才夜切苦虛竹謂虛心之苦竹也斬木謂播取竹織籬跨手居而遮防猛獸也 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 【趙】曰此言

及熊羆則山居所防豈獨虎耶不示知禁情豈唯干戈哭[illegible]曰謂荒野之地

虎豹食人儻不知禁制必為彼呑噬豈惟死於干戈者哉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

屋夢弼曰謂不以驕貴自居也蕭蕭理體淨洙曰治道貴清淨蜂蠆不敢

毒鶴曰賢府主當是栢都督公嘗為栢都督作謝上表正是初到夔時表云先之以簡易開之以業產

均之以賦斂終之以敦勸禁將士之暴正理淨之意也夢弼曰謂不敢以虐政害人民如蜂蠆之毒也

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夢弼曰謂夔人揷植藩籬以防虎患也泊舟

滄江岸滄一作登久客慎所觸所一作無舍西崖嶠壯雷雨蔚

含蓄墻宇資屢脩屢一作累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為

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

給酒一斛師曰甫泛舟自蜀來泊止于此要當戒慎無觸此禍又況舍西山嶠雄壯含蓄猛獸

極多墻壁貴乎修葺是以課隸斬木取竹以爲扞禦
之備爾曹指信行等冒熱取竹木宜有以勞之泛菊
伊通給酒一斛以報
其勞仍以慰餘寒爾

除草【公自注】去莪也【夢弼】曰莪
音潛又徐炎切山韭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洙】曰言草之毒者不必生
於阻脩之處雖平夷之地
亦有
之也其毒甚蜂蠆【趙】曰蓋莪之上皆芒刺觸之能
螫人也【洙】曰左傳蜂蠆猶有毒其
多爾道周【洙】曰道周
道兩傍也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
在我眼【洙】曰霍光驂乘上內嚴
憚之若有芒刺在背焉能待高秋【趙】纏纏
有味【夢】
【夢弼】曰草喻小人道周喻居王之左右君子疾之如芒
刺在眼求其所以去之之術春以喻賞秋以喻罰焉
待高秋急於
去小人者也霜雪一霑凝一作
衣蕙葉亦難留【師】曰蘭
蕙香草
也以比君子今蕙草同爲霜雪
所殺喻政刑無辨善惡莫分也荷鋤先童稚【洙】曰陶
徵君詩

荷鋤稚子倦【劉】曰先者以身率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晏】曰周禮薙氏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今云轉致水中央是水化也【夢弼】曰以釣舟載而致之水中頑根易滋蔓【洙】曰左傳無使滋蔓敢使依舊丘【師】曰小人立黨其黨滋盛敢使依舊丘謂小人不可近也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師】曰松竹有高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既去則君子道長而松竹得遂其生養之性也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洙】曰左傳隱六年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矣

引水【魯】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鶴】曰大曆元年至夔州作

月峽瞿塘雲作頂【趙】曰寰宇記渝州有明月峽以石穴圓似月故以名亂石崢嶸俗無井【洙】曰楚俗山居負水而食故高者引水雲安無泉尤難得水故云雲安沽

水奴僕悲 夢弼曰雲安屬夔州悲謂取水艱難也 魚腹移居心力省 夢弼曰省所景切簡少也謂取水免費心力也夔州雖乏水魚腹有之故移居就焉 白帝城西萬竹䈙接筒引水喉不乾 夢弼曰乾音干 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洙曰莊子期斗升水之活 夢弼曰凡人所憂者無過飢渴斗升之水美来未為所直得此則百憂為之寬解也以此知生理實難況餘物乎 澤堂曰以斗水寬百憂可知其窘閟也

園人送瓜 夢弼曰時栢公鎮夔遣送官園中瓜也 鶴曰詩云栢公鎮夔國正是公為栢都督作謝上表者大曆元年夏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 夢弼曰南地多炎瘴瓜官早熟今亦不早與北地無異 栢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 鶴曰言新政之敏也 食新先戰士 洙曰成十年傳桑田巫言晉侯不食新矣 夢弼曰謂嘗新而先與戰士分甘義其能恤乎兵也 共

少及溪老【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溪老甫自稱

傾筐蒲鴿青【夢弼】曰鴿篙合切【師】曰瓜色之青如蒲鴿蒲鴿狸首皆瓜名也

蒲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鄭】曰嵌丘銜切【師】曰嵌竇巖泉也

引注来鳥道【師】曰鳥道乃飛鳥之道高貌

浮沉亂水玉【朱】曰魏文帝浮甘瓜於清泉【希】曰山海經云堂庭之山多水玉註水精也【夢弼】曰夔俗無井以竹筒相接引巖泉於屈曲鳥道之間遂以瓜浸其中或沉或浮如水玉然

愛惜如芝草【耗】芝之草又不切重韻【夢弼】曰甫病渴得瓜甚喜愛之如芝草也晉嵇康甘瓜賦三芝瓜處一焉

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蔕除仍着小童抱一作飽【夢弼】曰謂可以啜小兒也

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蕪一作無【夢弼】曰昔秦亂東陵侯邵平避地長安城東種瓜自給自楚漢罷兵之後東陵瓜絕無有人能繼其羨也

園人非故侯

種此何草草【趙】曰此兩押草字豈東坡所云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耶【師】曰草草辛苦貌【夢】

弼曰今園人非故日之東陵侯避地以自給然能種此瓜抑何勤耶
信行遠脩水筩 公自註引泉筩也鶴曰信行即課伐木詩序所謂隷人信行者
按姓譜有姓信得非以不茹葷而為童行耶當是大曆元年在夔作
汝性不茹葷 夢弼曰葷許云切臭菜也 清淨僕夫內 夢弼曰僕夫之內惟汝性
清淨不食葷腥故特愛之 秉心識本源 本一作根 於事少滯礙 夢弼曰信行既
識心性之源本故遣之於事少有滯礙不通也 雲端水筩坼林表山石碎觸
熱籍子修通流與廚會 夢弼曰水筩為碎石所礙以致水滯賴信行以修疏通其
流也 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飡 夢弼曰日入未暇食
憐其飢也 貌赤愧相對 夢弼曰影其冒暑之勞也 浮瓜供老病 夢弼曰修竹筩
引水以浮瓜供我止渴疾也 裂餅常所愛 趙曰公食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乎信行

者也故總以荅恭謹之句裂餅字暗使王羆與客食餅客裂餅緣羆曰只是不飢[澤堂]曰爪餅乃自好喫
而今以此二味酬其勤足以明其殿最也於斯荅恭謹之足以殊殿最[涑]曰文賦
考殿最於錙銖註下功曰殿上功曰最[夢窩]曰信行忍飢以修葺足見其恭謹可以辨殿最信行之勤起
諸僕夫其功為最也[澤堂]曰殊辨明也詎要方士符[夢窩]曰令信行修筒引水相濟不暇
方士符與將軍蓋自獲其利也昔蘇耽開井種橘以齊人井無水投符井中遂有水何假將軍
蓋一作佩[批]將軍何限蓋字不得所謂[趙]曰意是貳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字耳[澤堂]
曰令人雖博學往往不曉古人使事者由其所引書不行於世也此將軍蓋必有所考今亡矣且方士符
亦未必是蘇耽事也行諸直如筆[批]行諸如呼其乎然使不得用意崎嶇外
[之功]曰直如筆言其有用而不邪曲也故後魏古弼太武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以其頭尖又名尖頭
奴時人呼之為筆公後改曰弼[夢窩]曰謂引求筒相接如筆而不邪曲也崎嶇不平貌

催宗文樹雞柵【鶴】曰公以大曆元年暮春自雲安還居夔州當是大曆元年作

吾衰怯行邁【朱】曰遠行曰邁旅次展崩迫【趙】曰易旅卦旅即次【夢弼】曰老年畏遠邁姑次夔州聊以舒展崩迫之懷也愈風傳烏雞【朱】曰本草以烏雌雞治風秋卯方漫喫【趙】曰春卯可以抱育而秋卯充食而已自春生成者隨毋向百翮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朱】曰楚人以火炙竹去其汗謂之殺青欲其耐久也終日憎赤幘【夢弼】曰赤幘雞冠也終日喧呼聒人故憎疾之也踏藉盤按翻塞蹊使之傍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来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夢弼】曰令平聲【澤堂】曰乃催勅之辭稀間可突過【批】不可曉觜距還污席渫我寛螻蟻遭彼免狐貉厄【夢弼】曰又恐籠柵間隙[illegible]踈可衝突以過觜爪污溷

於几席故宗文詳為措置苟以如謀螻蟻可寬其死而雖亦不為狐貉所害兩得其便也**應宜各長幼**澤堂曰接上句**自此均敵籠柵念有脩近身見損益**夢弼曰勍渠京切彊也自此長幼各得所宜勍敵必均皆趨於成就非特見籠柵之有制度近譬諸身其損益之理亦莫不然**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夢弼曰宗文宜領吾處分當分析以成其事此告之之辭也**不眛風雨晨**夢弼曰雞能司晨風雨不渝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亂離減憂感**沫曰雞鳴之詩序詩者以為亂世則思君子子羨之減憂感其可見矣夢弼曰甫當亂離之際而能守其法度則憂感鮮矣甫因雖而言及此豈非近身見損益乎**其流則凢鳥其氣心匪石**沫曰不以改其度也詩邶風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去一作及澤堂曰冬夜聞雞最醒耳故言去之如氷釋**未似尸鄉翁拘留盍阡陌**批宗武誦前詩宗文樹此柵皆頗苦事沫

曰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千餘皆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夢得曰阡陌田間道也尸鄉翁養雞之多不須籠柵惟拘留填蓋於阡陌之間今甫未能似之也

示獠奴阿段鶴曰獠奴乃公之隷人也前所謂豎子阿段者公有引水詩乃大曆元年作此亦其時作也夢弼曰獠張絞切夷名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褭褭細泉分洙曰以竹引水也郡人、八夜爭餘瀝趙曰以筒引水其水涸塞不通故郡人止爭餘瀝耳稚子尋源獨不聞夢弼曰阿段承命尋源理筒而使水通也澤堂曰稚子遠尋水源郡人不得聞而爭取病渴三更迴白首趙曰公有渴疾頻此水為多傳聲一注濕青雲趙曰以修筒之後水来之聲自傳聞矣澤堂曰叙事中清警奇拔曾驚陶侃胡奴異恠爾常穿虎豹羣洙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侃胡奴傳記不録趙曰薛夢符云晋陶侃

傳家僮千餘世說謂胡奴陶範小字係別傳曰範係
第十子也其於阿陵似無相干余逆其意豈以係奴
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稱異之者如今日阿
陵穿霓豹羣尋水源者意似如此以侯博聞

五古 貽華陽柳少府 鄭曰華胡化切 夢曰華陽唐蜀成都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 師曰柳少府寓居于野寺甫尋訪之故云 柳侯
披衣笑見我顏色溫並坐石堂下 一作堂下石 俛視大江
奔火雲洗月露 夢弼曰火雲旱雲也為月露所洗最無炎氣也 絕壁上朝
暾 鄭曰暾他昆切日始出貌 希曰楚辭暾將出兮東方 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
根 洙曰觸冒也 趙曰晉程曉詩可怜褦襶子觸熱生病根 南方六七月出入異
中原 夢弼曰中原乃中國之地寒暑所以正而南方甚熱故也 老少多暍死 趙曰熱病
謂之暍武王下車而翳暍 汗踰水漿翻 飜 趙曰世說鍾毓見魏文毓面有汗帝問曰何以汗對

曰競競皇皇汗出如漿

俊才得之子觔力不辭煩[趙]曰俊才得柳少府所以不辭觔力之煩而往謁也

指揮當世事[希]曰指揮字見陳平傳

語及戎馬存

涕淚濺我裳悲氣排帝閽[師]曰柳生負經綸之志言及國家未寧慷慨悲憂其義氣上排帝閽帝閽天門也

鬱陶抱長策[洙]曰書鬱陶乎予心有良策而不見用故鬱陶

義仗知者論[師]曰觀柳生之義堅可與知已者論不可為俗人道也

吾衰臥江漢但愧識璵璠[趙]曰甫臥病江漢之間所媿知柳生為義士無力以薦揚耳魏文與鍾大理書魯之璵璠價越百金貴重都城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批]文章一小技甫蓋自謂歎然於柳侯之尊已也本涉用意而令為名言由不能文章者自詭有道借甫尊已亦不可不辨也[趙]曰後漢揚賜傳云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澤堂]曰批語可發一笑

起予幸斑白[澤堂]曰幸猶寵榮之也

因是託子孫[趙]曰起予者商也言柳少府起發余於斑

歌

白衰老之間因此相見而有子孫可託之幸也俱客古信州[鶴]曰夔在梁為信州唐初改為

夔故曰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夢弼]曰謂

所居僻車馬少而葉壅塞也時危挹佳士[夢弼]曰佳士指柳生也況免軍旅

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趙]曰古稱燕歌趙舞李斯傳擊甕而叩缶者真

秦聲也盆則甕缶之變稱耳子壯顧我傷我驩兼淚痕[師]曰柳生年少傷

衰老而甫乃悲喜相半也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趙]曰張景陽詩忽如鳥過

目[師]曰甫傷故鄉經兵革後唯空村而已此生蹉跎不獲歸歸也

覽物一作峽中覽物[鶴]曰當是大曆元年夏在夔見巫峽蜀江而思華州也

曾為掾吏趨三輔[洙]曰三輔京兆扶風馮翊也[趙]曰公曾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憶

在潼關詩興多[趙]曰新史志華陰有潼關又有嶽祠及黃河[夢弼]曰潼徒紅切水名唐地

理志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即古桃林塞也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鶴】曰華胡化切【師】曰華嶽黃河皆子美鄉公今客中見巫峽蜀江遂想像有感故舟中得病移衾枕【趙】曰言其得病在雲安舟中而移衾枕於客居屋舍之下【澤堂】曰舟中得病緣風土惡也洞口經春長薜蘿【夢弼】曰感時物之變易也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長歌【夢弼】曰巫蜀雖號形勝之地風土之惡不類中原幾時可以離此而去回首望之寫胸懷而浩歌也【澤堂】曰言回首舊鄉長歌思歸者今幾度耶註迂

憶鄭南玼【鄭】曰玼音泚【鶴】曰鄭南當是華州鄭縣之南玼玉色言石之似玉也當是在蜀作

鄭南伏毒寺【趙】曰寺名伏毒而在江心故以到江心為瀟洒也【夢弼】曰伏毒在華州鄭南縣瀟洒到江心石影銜珠閣珠一作玼泉聲帶玉琴【趙】曰言泉聲似

玉琴之聲也

風杉曾曙倚夢弼曰曙常恕切曉也雲嶠憶春臨萬里

蒼茫水龍蛇只自深蒼茫一作蒼浪水一作外趙曰言蒼浪水徒為龍蛇之深藏不似鄭南江心之可到澤堂曰末句自喻深遯如龍蛇無由復到舊遊地也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作李時在雲安縣故寄以此詩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来暫留魚腹浦夢弼曰寰宇記夔州奉節縣本漢魚腹縣也同過楚王臺洙曰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之臺猿鳥千崖窄夢弼曰謂夔峽之地多崖嶂而少平地也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畫舸且遲回且一作莫公自註竹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人善唱趙曰竹枝歌惟夔峽人歌之為未好則離出夔峽聽好音也

行李千金贈【趙】曰羡其行贐之多【余】曰左傳行李之往来註云行李使人也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夢弼】曰度達各切班秩兼通貴【趙】曰唐制秘書郎從六品上謂之通貴公侯出異人【趙】曰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李秘書必宗室之子玄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洙】曰漢韋賢少子玄成修父業復以明經仕至相位

雷【鶴】曰舊史永泰二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是年改大曆元年自雲安遷居夔州作

大旱山岳焦【修可】曰莊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密雲復無雨【洙】曰小畜卦密雲不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内必舞雩峽中喧擊鼓【洙】曰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師】曰峽中風俗大旱則擊鼓焚山而求雨也真【夢】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夢弼】曰梗古杏切土梗土龍也俯僂謂鞠躬以求乎神也

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夢弼曰數所具切謂百姓以旱之故無以供稅斂鞭撻成瘡痍也暴尫或前聞鞭巫非稽古夢弼曰暴步木切尫烏光切修可曰禮記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毋乃不可歟或以為尫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故僖公欲焚之夢弼曰暴尫鞭巫皆非古制苟惟行此適所以遺怒上帝也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洙五字拙甚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覩夢弼曰惟是偃息甲兵人物樂業賦斂無盡取於民儻遇水旱歸之天數如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不為灾此陽隂之常數也上天鑠金石洙曰屈原招魂十日並出流金爍石羣盜亂豺虎洙曰七哀詩盜賊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趙曰謂旱愈於盜以盜賊與旱為二也又何激也就二趙

塵

者之中言雖從陽而旱不猶勝於盜賊手【希】曰永泰大曆年崔旰首亂兩川為之騷動又連遭旱

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夢弼】曰言風急也復吹霾翳散【夢弼】曰言雷雖鳴將欲雨又為風所吹斷也虛覺神靈聚【夢弼】曰神靈龍也靈物畢聚而霾翳將以為雨風既吹散虛覺聚爾氣暍腸胃融【夢弼】曰暍於歇切傷暑也汗滋衣裳汙一作腐吾衰尤拙計失望築場圃【洙】曰詩九月築場圃註春夏為圃秋冬為場

火

【公自註】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補】則斯與前散語同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夢弼】曰夔俗旱則擊鼓焚山意欲怖蛟龍以致雨也爆嵌魑魅泣【夢弼】【趙】曰爆皮教切謂火爆嵌巖而山鬼驚哭也崩凍嵐陰昈【夢弼】曰昈侯古切日光也為沍寒之

處亦為火所崩迫故
嵐陰如日之光明也
羅落沸百泓홍
夢弼曰泓烏宏切
水深貌謂百泓之
泉為火所灼
皆如鼎沸也
根源皆萬古
夢弼曰謂夔俗焚山求雨
乃自古然也澤堂曰泓之
源皆萬古今沸
熱則火勢可見
青林一灰燼
夢弼曰言林巒之
色皆成灰燼也
雲氣
無處所
趙曰言青林既灰燼矣雲氣無所止泊
也出宋王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入夜
殊赤然新秋照牛女
鶴曰永泰二年關中大旱自三
月不雨至于六月今夔州以旱
而皋火燒山詩乃云入夜殊赤然新
秋照牛女殆是山南七月猶未雨也
風吹巨焰作河
棹도騰煙柱
棹一作淡騰一作勝夢弼曰煙柱謂燭也
河中之棹延及光焰勝於燭也澤堂曰煙
柱煙氣直上如柱也
河棹未詳疑淡字是
勢欲焚崑崙
趙曰火炎崑岡參
合而言之也夢弼
曰謂火勢之盛欲燒崑崙也
山海經崑崙在西北高萬仞
光彌焮洲渚
鄭曰焮香
靳切炙也
趙曰左傳火所焮燎夢弼曰
謂火光彌滿焮照洲渚也
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

虎聲吼一作吼爭神物已高飛趙曰指言神龍也不見石與土不一作只夢弼曰夔俗焚山欲驚怖蛟龍然龍為神物高飛遠引而不可見所留者惟石與土而已澤堂曰不字亦無觧

爾寧要謗讟夢弼曰要平聲讟徒谷切澤堂曰遇旱焚山或有損害當不免謗說遷此近熒侮趙熒侮猶威侮夢弼曰謂為此舉者非惟要速謗讟亦近乎熒侮鬼神果何益耶

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夢弼曰薄關謂近及郊關也長吏謂守令也長吏憂恐火勢延及然則為民主者要當以精誠上格庶幾化禍為福今乃焚害草木昆虫豈非昧於理乎澤堂曰薄關亦未的解意謂薄少也言此事少關於長吏憂旱之心然昧於至精之理徒事於末也

遠遷誰撲滅洙曰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縷夢弼曰深恐火勢及環堵之室甫抱渴疾既遇旱熱復遭火氣酷烈覺更尤深稍殘如絲不絕也澤堂曰氣如縷甫自謂

眞　眞

熱三首〔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虗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革〕曰寒水玉水精也菰蒲也成於冷秋二物皆凉故願為之

何似兒童歲何一作郡風凉出舞雩〔洙〕曰論語風乎舞雩詠而歸

瘴雲終不滅〔師〕曰瘴雲乃炎瘴之雲瀘水復西來〔洙〕曰瀘龍都切孫曰瀘水出瀘州屬蜀道閉戶人高卧歸林鳥却迴〔趙〕曰人高卧而但聽鳥不安而又飛以見其熱之甚矣

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夢弼〕曰搜神記大明山中有虎頭翁居陰穴冬夏沍寒無別

朱李沉不冷〔洙〕曰魏文帝書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雕胡炊屢新〔洙〕曰沈休文詩長袂屢以拂雕胡方自炊將衰骨盡痛被暍味空頻暍一作褐〔趙〕曰

暍於歇反傷暑也夏禹扇暍武王亦扇暍澤堂曰飲食不知味歘翕炎蒸景鶴曰歘許律反飄颻征伐人伐一作戊十年可鮮甲爲爾一霑巾洙曰憫其經寒暑而不得休息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陰山雪趙曰今眼前初見夔地之山當初秋翛然欲雪有類陰山此爲可愁矣洙曰陰山匈奴山名其地四時常有氷雪不去非無漢署香抱兩句如何相合洙曰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趙曰自憫其身留滯也署指尚書省也公爲工部負外郎其在省也則自宜應有含香之制今以爲客不去澤堂曰夔此地清涼故無往於漢署也絶壁過雲開錦繡洙曰夔峽路有錦繡巖踈松隔水奏笙簧洙曰天籟是也看君宜

支

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公自註〕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語衎觀奏即真也〔朱〕曰後漢方術傳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臺朝明帝恠其来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来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舃焉乃詔尚方諦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方官屬履也漢表尚方主作禁器物

宓子彈琴邑宰日〔朱〕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之〔夢弼〕曰宓房六切姓也

終軍棄繻英妙時〔朱〕曰終軍傳年十八選為博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遊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夢弼〕曰繻詢趨切帛邊也〔師〕曰西征賦終童山東之英妙

承家節操尚不泯〔師〕曰承家言終明府繼終軍家風也

為政風流今在茲〔夢弼〕曰美其善為令也〔澤堂〕曰上句接終軍下句接宓子

可憐賓客

昌

盡傾蓋 洙曰鄒陽傳古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註云傾蓋猶交蓋駐車也 夢弼曰謂其愛士也

何處老翁来賦詩 洙曰公自謂也 楚江。巫峽。半雲雨。 趙半字好看他

絳色。清簟。疎簾。看奕碁。 趙無一字不盡

五古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鶴曰按史永泰二年三月不雨至六月方雨是其年作是年改大曆元年公初至夔州

今玆商用事餘熱亦已末 夢弼曰商屬秋秋用事衰故餘熱將無末無也 衰年旅炎方居 夢弼曰甫時旅於夔夔爲南楚南屬火故云炎方 生意從此活 夢弼曰爲消渴之疾逢秋少蘇也 亭午減汗流 修可曰四時纂要日在午曰亭午 北隣耐人聒 夢弼曰耐與奈同聒音括喧也 晚風爽烏匼 夢弼曰歷攷字書無匼字疑當

作恰按集有白馬頭金匼匝所謂烏匼即烏巾也或曰烏匼不舒額贈来風涼爽人烏匼之懷也筋

力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夢弼]曰甫觸熱卧疾百餘日雖

赴大江之水莫能止渴也似退藏恨雨師[朱]曰雨師行雨神也退藏不用事也[夢弼]曰廣

雅雨師謂之屏翳亦曰屏號山海經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風俗通玄冥為雨師在健步聞

旱魃[夢弼]曰魃蒲末切旱神也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令應龍攻之蚩尤請風伯雨師從而

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作故所居不雨妖赤魃也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

尺裸身而走行如風名曰旱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園蔬抱金玉無以供採

掇[趙]曰言其貴而難得如金玉也密雲雖聚散[夢弼]曰易密雲不雨徂暑終衰

歇前聖嗜焚巫[鶴]曰嗜古慎字[洙]曰曾信公欲焚巫而臧文仲止之武王親救

暍[洙]曰武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見世說陰陽相主客[夢弼]曰謂陰陽相為消長

而成寒暑如主客然時序遞回斡〔朱〕曰陰陽相推而用事則四時斡流而為寒暑灑落

唯清秋昏霾一空濶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列〔趙〕曰言清秋則昏霾一掃空矣塞鴈是時有南向之行列不必以熱為念也〔夢弼〕曰行胡剛切歘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闥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趙〕曰此思少年乘寒射獵之事而感歎年老也長鈚逐狡兔突羽當滿月〔趙〕曰鈚音批韻書云箭也突羽言箭羽奔突而疾也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箭當其挽滿之間也〔夢弼〕曰梁范雲詩長鈚破大膽短鋋剗雉翻惆悵白頭吟〔〕曰古樂府有白頭吟曰此句傷衰老也蕭條遊俠窟〔夢弼〕曰趙燕之間俗尚勇氣號為遊俠窟甫悼昔時遊俠之人今乃蕭條零落也臨軒

望山閣縹緲安可越高人鍊丹砂〔天覺〕曰高人指元曹長也〔夢弼〕曰元居于山間甫望之恨無由一覿也金碧經序曰丹書服丹砂者骨朽再肉未念將朽骨〔夢弼〕

曰甫自念衰朽元公毋念之也冀以杜跡頹蹤夢弼曰少壯之年為蹤散無檢束也

歡樂曾倏忽夢弼曰雖暫時歡樂倏忽為過樂不可久故也杖藜風塵際老醜難剪拂夢弼曰剪裁剸也拂拭拂也當衰暮之年雖欲矜節如舊時理亦難也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夢弼曰吾子指元公也言曹長淹於小職如蛟龍困於池中一旦得雲雨之便豈為池中物乎吳志周瑜傳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夢弼曰甫言我貧賤非若吾子之得仙道唯美於一睡況復煩促為詞筆所累為其辭並文章也補注細素雜記云世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余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道中作及字韻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用外韻也及觀東坡與陳季常汁字韻一篇詩而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側韻詩多如此以其名重當世無敢訾議至荊公則無是獘矣其得子固書因寄以及字韻詩其一篇中押數韻亦止用緝字一韻他皆類此正與老杜合苕溪漁隱曰黃朝英之言非也老杜側韻詩

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二十一曹長來字韻一篇
詩而用五韻南迫谷字韻一篇詩而用四韻客堂蜀
字韻一篇而詩一用三韻此特擧其二三耳其他如此
着甚衆今若以一篇詩偶不用外韻遂爲定格則老
杜何以謂之能兼衆體也旣不細考老杜諸詩又
且輕議東坡尤爲一笑六一居士云韓退之工於用
韻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
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
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以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
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譬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
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曲水蟻封疾徐中節而不蹉
跌乃天下之至工也且退之於用韻猶能如此孰謂
老杜反不能之是又非黃所能知也【澤堂】曰蘇韻旁
出太甚杜或有之乃通押非韓押韓詩自有法或用
古韻用今韻之別耳
苕溪反評亦不大是

五古 牽牛織女 【集】曰荊楚歲時記七月乞巧夔楚地無忘舊俗此詩但是公至夔之初年

因所見而賦之【澤堂】曰此篇語多蹊鹵非得意者而所論義理甚正非他作所及

東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蘇】曰焦林天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萬古永相望【鄭】曰望武方切【夢弼】曰魏文帝燕歌行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七夕誰見同【洙】曰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當會少年守夜有感懷私願或見天漢中奕奕有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為應見者便拜而乞願神光竟難候竟一作意【夢弼】曰洛神賦神光離合作陰作陽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夢弼】曰詳味此詩託意牛女東西間隔必無私合之期孟子云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此人之至情也雖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臣之事君苟不以道而進何異於踰墻相從乎此甫蓋不信有此事也亭亭新粧立龍駕具層空一作穹【修可】曰南齊謝朓七夕賦云回龍駕之客齋言織女之渡河也【希】曰天有九重故

東

曰空曆世人亦為倫亦作以祈請走兒童【纂要】曰乞巧也謂每家
隨豐儉【註】曰禮記檀弓稱家之有無【纂要】曰稱尺證切白屋達公宫【通】曰白屋貧人
之屋如周公下白屋之士公宫公侯之家也出左傳有守於公宫【纂要】曰自小民上至公宫隨家厚薄各
設果餅以祀之也膳夫翊堂殿【纂要】曰謂外則膳夫翊敬於堂殿也周禮膳夫主食之官
鳴玉凄房櫳【纂要】曰謂內則婦人鳴玉佩於窗作也說文房櫳室之疎也櫳小牕曬衣遍
天下【纂要】曰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曬經書及衣裳曳月揚徽風【纂要】曰曳以制
切謂佳人盛服乞巧風月下也謝莊賦曳雲裳之素月蛛絲小人態【纂要】曰王充論衡蜘
蛛結絲以網飛虫人之用計安能過之曲綴瓜果中綴一作掇【沫】曰荊楚歲時記七夕婦
人結絲縷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蟢子網於果上則以為得巧初筵裛重露
【纂要】曰裛乙業切說文濕也陶潛雜詩裛露掇其英日出甘所終【纂要】曰自露零至日出方

罷此人間舊俗然也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夢弼曰忡直中切詩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洙曰姚萇婦女精力竭於機杼尚不能支
持西北之費倉庫日耗減矣雖無舅姑事夢弼曰爾雅釋新婦稱夫之父曰舅母曰姑
敢昧織作功夢弼曰謂未嫁女之憂心忡忡以禮自閑如律然竭力機杼無故不出外閫豈
有私相會合者耶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批謂近雖咫尺非如期不合彼
淫奔失身不知丈夫之見有不然者當悔何及此十字具有其意但上面寫不甚達其言君臣之際則可
感矣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夢弼曰譬如君臣相去咫尺非其義則不相從
契合心以道也況夫婦之間其可棄禮法為私會哉始或不恭終則乖睽也小大有佳期
戒之在至公夢弼曰小大各有期會要在至公不可為私邪也方圓苟齟齬
丈夫多英雄鄭曰齟壯所切齬偶許切不相值也夢弼曰楚詞九辯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

其齟齬而難入【趙】曰丈夫多英雄以警女子之守節【夢弼】曰謂婦人女子苟或背戾若方鑿圓枘之不相入為丈夫者豈能容之此人之常情況牛女之東西乎【澤堂】曰此是倒說句言丈夫固多英雄若如方枘圓鑿則誠齟齬不合矣況女子而可以希合如意耶

五古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鶴】曰大曆元年作是年春旱至六月始雨觀詩所云則夔州七月猶未雨也

大火運金氣 火一作暑【洙】曰五行相生以成四時夏火也秋金也金當代火而畏火故金氣伏而火盛所以熱也【趙】曰詩七月流火月令孟秋之月盛德在金大火流而運金氣所以為七月矣 荊揚不知秋 荊揚一作荊州【希】曰唐志夔州屬山南道古荊梁二州之域【趙】曰既已七月而荊揚楚地是為炎方秋熱取毒故獨不知秋也 林下有塌翼【夢弼】曰謂鳥不禁熱而其翼垂塌也 水中無行舟【夢弼】曰謂日酷水涸而舟不行也 千室但掃地【夢弼】曰謂家門

掃地而卧也閉關人事休【夢弼】曰謝絶人事不相往来難於衣冠故也老夫轉

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蹇空床難暗投【夢弼】曰蝮芳福

切毒蛇也夔多毒蛇暮涼則夜出或偃蹇床席間不敢暗投宜察之以燭也炎宵惡明燭

【夢弼】曰然燭明則蚊蚋嗟人肌膚故惡之也況乃懷舊丘【夢弼】曰思長安也開襟

仰內弟弟一作第【鶴】曰舅之子與內兄弟陸厥韓卿有荅內兄顏䀹希叔詩是也【夢弼】曰內弟謂

房室也仰卧於內憚於應接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

脩【夢弼】曰是以束帶在身如負芒刺接隣而居翻成脩遠以熱之故也【澤堂】曰內弟指崔弟言開懷思

仰而不得見方露頭而坐不堪束帶就見雖接居反如阻脩也何當清霜飛會子臨

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詠一作典【夢弼】曰羲崔公之通于易復長

於詩也蘊藉異時輩蘊一作醞【夢符】曰唐權德輿醞藉風流自然可慕【夢弼】曰謂其胷中

有含畜也 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 【夢弼】曰詩皇皇
者華君遣使臣也指崔評事之優乎為使也 楚材擇杞梓 【夢弼】曰左傳楚令尹子木問聲
子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
用之【夢弼】曰楩楠杞梓楚地所産崔公楚人朝廷將擇用之也 漢苑歸驊騮 【趙】曰驊騮所以
美崔言漢苑則漢有大宛之馬 短章達我心理為識者籌 為一作待【杜】壽熟遣
此不自頻【趙】曰識者指崔評事也【夢弼】曰甫欲崔公歸朝以短章聞于朝廷庶幾達寫我心甫之為崔公
籌畫大計俾奏于上蓋以崔公有識君子故與之言也【澤堂】曰此理當為識者所籌度也

五古 雨三首 【鶴】曰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然三篇非一時作後人以其同在夔州作故總
題曰三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洒石壁來

晦庵語録杜詩多誤字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来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凄凄生餘寒殷殷兼出雷夢弼曰殷於謹切雷聲詩殷其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夢弼曰佩謂神女所鳴之佩也神女賦搖佩飾鳴玉鸞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洙曰楚襄王夢與神女遇宋玉作高唐賦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夢弼曰駕謂神女所乘之駕也高唐賦虹為旌翠為駕

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趙曰瞎用佛書雨露皆有頭數之義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洙曰楚地面水背山俗多架木為居以就地勢夢弼曰曾昨稜切重也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夢弼曰離騷結幽蘭而延佇澤堂曰此佳客適其時有相別者故對雨興思耳謂杜自喻者非掛

灰麈

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之趙曰此實道其事而別無記興舊註以驚浪比永王誤矣
久陰蛟螭出朱曰言世久晦而賊民出也寇盜復幾許寇盜一作冠蓋澤堂
曰天陰而蛟螭出亦如世昏而盜賊多也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澤堂曰善描雨意回風起清曉萬
象萋已碧澤堂曰萋始盛貌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
何道行朱曰天文志日有行黃道有行赤道者久雨陰晦不知日之所行何道雨含長
江白連檣荊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慘澤堂曰慘蕭索
之意霑濕赴遠役羣盜下避山澤堂曰此所以有草鎮之慘總戎備
彊敵水深雲光廓鳴櫓各有適趙曰公有羨慕之辭漁艇息悠
悠息一作自夷歌負樵客趙曰漁人之舟自如樵客之放夷歌蓋亦足樂矣留滯

一老翁書時記朝夕沫曰甫既無所施於世所書者時而已趙曰留滯於此為可傷也姑書時節記朝夕而已

種萵苣并序夢弼曰萵烏禾切苣勤呂切本草苦苣即野苣也野生者又名褊苣今人常食為白苣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萵苣向二旬矣而苣不甲拆獨野莧青青獨野莧一作伊人莧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轗軻不進因作此詩批序意如此詩亦無甚警異言萵苣何足以比君子直以莧比之差勝耳然非至論鶴曰大曆元年大旱自三月不雨至於六月當是其年作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批特似有理種萵苣得枯此干涉甚大奇恠有味

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趙】曰詩王室如燬言陰陽乖謬而致旱也【夢弼】曰炎方謂南方也人皆憂慘旱氣如火之焚也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洙】曰以旱而物無生意也【趙】曰漢書嘉生之類註專指為禾雲雷欻奔命師伯集所使【批】師伯亦可用【夢弼】曰師謂風師飛廉也伯謂風伯屛翳也指麾赤白日【批】奇却澒洞青光起【端本】曰澒洞雲色起貌雨聲先已風【端本】曰已風猶言止風風止則雨降【澤堂】曰状驟雨亦妙散足盡西靡【趙】曰謝朓詩森森散雨足【端本】曰散足言雨散作而止足也西靡謂斜雨向西也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夢弼】曰謂雨作紆回而久不歇也曹植詩秋風起颯沓信宿罷瀟洒【夢弼】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謂雨始信宿而後罷也堂下可以畦【夢弼】曰畦謂庭前之蔬圃也向者旱乾蕪廢今既得雨則可以理地而種物也呼童對經始【洙】曰經始言初無畦而始經搆之也茝芳

蔬之常隨事蓺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句

不甲拆空惜埋泥滓【趙】曰易云百穀草木皆甲坼 野莧迷汝來【夢弼】曰本草野莧馬莧覓也 宗生實於此【杜】不知從何来而叢生於此【修可】曰宗生字出蜀都賦其竹則宗生篠攢俊茂豐美 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

遠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洙】曰言苜為莧所蕪以喻賢者為小人掩抑也【夢弼】曰野莧雖掩嘉蔬遇秋必當委於霜露而不久榮譬猶小人以邪干正人為之掩抑至沒齒而不得進也【灃】賢良雖得祿守道【堂】曰非實歷不知此句用深悲

不封已【趙】曰言賢良之人得位則不恣非似邪佞得位而封已亦猶嘉蔬之苜出地則不滋非似野莧之得而滋蔓也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已註封厚也 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荊杞【洙】曰小人衆也【趙】曰芝蘭所以壅塞以荊杞之衆多也非特苜耳 中園陷蕭艾老

圃永為恥【夢弼】曰謂蕭艾不剪為圃之所恥喻邪佞不去亦為國者之所戒也登于白
玉盤【洙】曰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莧也無所施胡
顏入筐篚【師】曰胡顏謂強厚顏也野莧始雖盛及萵苣生長登于白玉之盤藉以如霞之綺遂
使彼無所用猶強顏入吾筐篚之內不亦無恥乎以喻小人掩君子一旦登于玉堂則小人將何顏而猶
居朝乎終亦不用而已矣【夢弼】曰此詩出眼前之境宛轉含蓄道不盡凄感之意觀者可以默會也【補】
【註】詩人玉屑自古工詩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
一義廢矣老杜萵苣詩云兩句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
也至高適題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為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
知興之與訕異始可言詩矣

晚晴【鶴】曰大曆元年作

返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述曰漢燕王謀叛大虹下于宮中飲井水竭澤堂曰遠飲亦明峽雨落餘飛澤堂曰雨晴而餘點猶飛鳧鶴終高去述曰喻避世之士能高擧遠引也發揮曰鳧鶴以晴而便於高飛也熊羆覺自肥批鳧鶴熊羆謂無托興則愈淺薄語味無足深索述曰喻貪暴者賊民以自豊也發揮曰謂熊羆以晴而便於求食也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宿江邊閣

瞑色延山徑澤堂曰延因緣留着之狀高齋次水門澤堂曰次當也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述自是僊骨鸛鶴追飛靜靜一作盡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舊曰鸛鶴以喻軍士豺狼喻寇盜是時蜀有崔盱之亂河南又有周知光之亂而吐蕃回紇又有相繼入寇故云

白鹽山 鶴曰山在夔州當是大曆元年秋作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

白牓千家邑 洙曰言縣額以白為牌耳 清秋萬估船 估一作古澤 室曰估字平音疑字誤 賈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 趙曰欲以佳句專詠白鹽之狀雖加刻畫終難傳播所以重言其難措辭也希曰周顗刻畫無鹽故公因山名白鹽遂有此句

灩澦堆 鶴曰當是大曆元年作是時崔旰之變未寧夢弼曰寰宇記夔州灩澦堆在州之西蜀江中心瞿塘峽口冬水淺出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荅。雲。雨。洙曰楚俗祈而獲雨必沉牛以荅神既 如。馬。戒。舟。航。蘇曰三巴錄灩澦如象舟船莫上灩澦如馬舟船莫下長年三老常以此候之 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 趙曰此坡賦之祖洙曰莊子古之人在

灰

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澤堂〕曰舟行不謹則敗此天意覆其傾也神功即禹功禹之功如造化混茫者相接共為生民之利云甬坡賦之意則不及於禹也

干戈連解纜〔趙〕曰干戈之變解纜之危二者相連可不慎乎〔澤堂〕曰以干戈故連行舟揖於此

行止憶垂堂〔杜〕每以詩複見意自是家數〔朱〕曰表蓋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瞿塘懷古

〔鶴〕曰此詩當是公初見瞿塘而作故備述其險又言白帝陽臺之事乃大曆元年作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夢弼〕曰勍渠京切彊也地與山根裂

江從月窟来削成當白帝〔本中〕曰蜀魚腹縣公孫述更名白帝自後為重鎮

空曲隱陽臺〔鶴〕曰寰宇記陽雲臺高一百二十步宋王賦遊陽雲之臺是也〔澤堂〕曰高處齊白帝曲處隱陽臺

疏鑿功雖美〔本中〕曰郭景純江賦巴東之峽夏禹疏鑿陶鈞力

大哉【澤堂】曰畢竟禹之功不及於造化

黃草【鄭】曰峽中記三峽多黃草生虎豹貧之【譯】曰按史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是時公在拌閬不應言錦水殆是曰兵革而思成都故云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趙】曰黃草峽在涪州赤甲山在夔州言水行之船不歸陸行之人稀少此所以致疑道路之梗塞也

秦中驛使無消息

蜀道兵戈有是非【趙】曰望秦中之驛使則無消息聞蜀道之兵戈或是或非未敢必料也【鶴】曰秦中驛使謂廣德元年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曰無消息蜀道兵戈謂段子璋寶應元年反徐知道乾元元年反

萬里秋風吹錦水【夔酒】曰萬里乃蜀濯錦江之橋名甫聞蜀有兵革之亂因對景感之而有作也

誰家別淚濕羅衣【趙】語態流麗【夔酒】曰言行役出戍與夫避亂逃禍者為有離別矣

莫愁劍閣終堪據【澤堂】

陽

曰劒閣常為奸雄所據故憂之矣今者松州已被圖劒閣不可據也聞道松州已被圍【洙】曰松州在西山吐蕃之南鄙也【趙】曰松州被圍指往事也詩意謂勿言劒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劒閣之內已有圖之者矣蓋所以戒當時也【夢弼】曰此所以戒守士之臣而憂夫吐蕃之又入寇也

陪栢中丞觀宴將士二首【鶴】曰公以大曆元年至夔州而栢為都督明年崔卿權州則此詩作於元年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澤堂】曰上下皆綺饌故云無私坐久故雖金章之貴卻與親密醉客霑鸚鵡【杜】麁踈有態【田】曰鸚鵡盃名彫刻海蠡而為之像鸚鵡形佳人指鳳凰【杜】鸚鵡自負能賦鳳凰指坐客奇瑞皆一時實事謂宴將士不當爾拘拘【夢弼】曰後漢黃祖之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酒禰衡曰今曰無以娛賓願先生為之賦衡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師】曰佳人指鳳凰疑是秦弄玉吹簫乘鳳凰飛去事

夢弼曰鳳凰謂金釵也鏤刻釵頭以為鳳凰之形也或謂遂圖障繪畫鳳凰而作人共指為言笑也幾

時来翠節特地引紅粧

繡段裝簷額夢弼曰謂樂工之額飾也金花帖鼓腰夢弼曰謂樂器之鼓飾也

一夫先舞劒百戲後歌鐎夢弼曰謂擊刀斗而歌也趙曰鐎一作樵戲為夔峽樵歌之音也公閣夜詩夷歌幾處起漁樵是已澤堂曰鐎歌疑饒歌之類江樹城孤遠雲

臺使寂寥夢弼曰使所吏切謂久無使命之來也漢朝頻選將應拜霍

嫖姚朱曰霍去病為嫖姚將軍夢弼曰假漢霍去病以美栢中丞也

奉漢中王手札報衛侍御蕭尊師亡鶴曰詩云秋日蕭章逝淮王報峽中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蓋永泰元年王已出峽夢弼曰漢中王瑀睿宗孫讓皇帝子代宗之叔父也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趙】曰淮王則漢淮南王安以比漢中王也少年疑柱史多術惟仙公【趙】曰柱史以言韋侍御老子為周柱下史而韋以少年為之疑其不似也仙公以言蕭尊師仙公宜有多術以延生而死故惟之也不但時人惜祇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杜】答語略不費思【澤堂】曰一番哀悼邅侵我疾病盖以此二人自少時相識情分舊故也處處隣家笛【朱】曰向子期思舊賦序曰薄虞淵寒木悽然隣人有吹笛者其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感嘆作賦飄飄客子逢【趙】曰公自嘆其飄零也【朱】曰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強吟懷舊賦【夢齊】曰強讀去聲【朱】曰潘安仁作懷舊賦已作白頭翁

覽鏡呈栢中丞【鶴】曰栢中丞大曆元年為夔州都督公以是年至夔嘗為栢作謝上表

渭水流關內【沬】曰渭水入于河故浮渭而東還帝都 終南在日邊【趙】曰渭水終南長安也日邊言帝都 膽銷豺虎窟 淚入犬羊天【澤堂】曰豺虎窟犬羊天皆指關中陷於虜淚入膽消言畏懼思戀之意 起晚堪從事【趙】曰凡仕有官者必早起起晚者可堪從事乎 行遲更覺仙 覺一作學【趙】曰仙者身輕步疾仙老而行遲矣那更覺為仙乎 鏡中衰謝色 萬一故人憐【趙】曰傷其衰老而求憐於栢中丞也

聽楊氏歌【鶴】曰當是在夔州從舊次為大曆元年作

佳人絕代歌【沬】曰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 獨立發皓齒【夢弼】曰古樂府復有丹脣發皓齒【澤堂】曰突兀無敵 滿堂慘不樂【沬】曰古人有言曰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為之不樂【夢弼】曰謂其聲悲也 響下青虛裏 一作浮雲裏【夢弼】曰謂其響透碧空也【澤堂】曰歌之妙者如不自脣吻自空中来此老於百技皆透妙處 江城帶素月

洙曰謝希逸月賦素月流天澤堂曰此倒句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夢弼曰老夫甫自謂也杜士淚如水洙曰荊軻歌於易水之上士皆垂淚也玉盃久寂寞金管迷宮徵趙曰以玉盃之寂寞言不敢為聲以金管迷宮徵言其聲之不逮於歌皆以形容歌聲之妙澤堂曰此註是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夢弼曰夫歌能感動人心聽者忘疲愚智心若死灰古來傑出士豈待一知己洙曰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修可曰列子曰昔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青不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趙曰傾天下之耳則非特一知己而已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七

先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八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鶴曰大曆元年秋作

白帝城古魚腹縣地志夔州古魚國漢改魚腹縣
後漢公孫述改魚腹縣爲白帝城

絕塞烏蠻北 洙曰嶲州以西有蠻號烏白 孤城白帝邊 洙曰公孫述更魚腹縣爲白帝城 飄零仍百里 消渴已三年 趙曰公自中原入蜀又自蜀南下可謂飄零矣以病住雲安今又移居於夔故云仍百里 洙曰司馬相如有消渴病 雄劒鳴開匣 羣書滿繫舟 一作所向皆窮轍餘生且繫舟 澤堂曰甫一飄零夔府餘無所有唯琴劒書籍自隨而已 亂離心不展 洙曰詩亂離瘼矣不展謂憂心如結也 衰謝日蕭然 洙曰名跡消泯也 筋力妻孥問 一作覺 菁華歲月遷 洙曰陶徵士詩菁華隱沒註菁華猶英華也 澤堂曰妻孥亦知筋力之衰而問之歲月遷則菁華可知 登臨多物

色[澤堂]曰接上生下之句陶冶賴詩篇[洙]曰登高臨遠多有景物所以象其變態者有

詩以陶成之爾陶如陶者之埏埴冶如冶工之鎔鑄[薛]曰晉鍾嶸評阮嗣宗詩曰其源出於小雅無彫蟲

之工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澤堂]曰物賦詩如下句云云正以慰亂離衰謝之懷也覽峽。

東。滄。江。起。[澤堂]曰東與起字形容峽勢甚的巖。排。古。樹。圓。古一作石拂。雲。

霾。楚。氣。[夢窩]曰霾謨皆切言南楚霧瘴之氣高拂乎雲也[澤堂]曰指古木朝。海。蹴。吳。

天。[批]蜀地賦此故覺雄勝亦今人所謂不切者[趙]曰言江流朝宗于海其勢蹴踏吳國之天也[澤堂]曰

指滄江拂雲朝海似是演上句義吳楚非峽之界分而云然者江勢之遠峽形樹木之高也煮井

為鹽遠[希]曰夔有鹽井煮泉為鹽燒畬度地偏[夢窩]曰畬詩遮切度達各切楚俗燒

榛種田曰畬按集有詩曰畬田費火耕又曰斫畬應費日是也[洙]曰峽土磽確民燒地亦耕謂之火耕而

謂之畬田有。時。驚。疊。嶂。[洙]曰任彥升詩疊嶂易成響何。處。覓。平。川。[洙]曰峽中

無平川也鸂鶒雙雙舞獼猴壘壘懸沫曰壘壘重疊貌碧蘿長似

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卿曰夔地暖春草寒

花四時不斷獵人吹戍火趙曰謂之戍火則有屯戍在白帝城也夢弼曰謂行獵之人因

取屯戍之火以早獵也野店引山泉夢弼曰夔峽無井居民以竹筒引山泉而食之從此以上

至峽來滄江起皆序夔州之風物也喚起搔頭急夢弼曰言寢睡之中被人喚起頭方煩痒

以簪搔頭不停手而頗急也或曰喚起鳥也晨鳴之鳥喚人睡起因以得名韓愈詩喚起窓全曙是也澤

堂曰承上生下之句以下自叙扶行幾屐穿夢弼曰屐竭戟切言既睡起為人所扶而行凢

穿破幾屐則見其行往来之頻矣或曰扶行杖也扶杖遍歷而屐蓋穿也阮孚性好屐客有詣孚正見自

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能著幾屐澤堂曰扶行必非物名則喚起不可如韓釋也两京猶薄

產四海絕隨肩沫曰公有田在韋杜絕隨肩言無故舊也夢弼曰劉孝威詩微生只薄產

禮記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去〔泳〕曰蔡邕薦邉讓於何進

曰幕府初開博選清英備員猶備數而已言不事事〔趙〕曰嚴武為東西川節度使辟公為参謀故云交辟

時公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云備員**爪。時。猶旅寓**去〔夢弼〕曰爪時則五月七月間也左氏莊公

八年傳爪時而往及爪而代**萍。泛。若。萬。緣。藥。餌。虛。狼。籍。**〔泳〕曰謝靈運詩藥餌

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陸賈名聲籍甚註言狼籍甚盛**秋。風。灑。靜。便。**〔夢弼〕曰便讀平聲安也〔趙〕

曰謝靈運詩還得靜者便〔澤堂〕曰即景**開襟驅瘴癘**〔泳〕曰峽多嵐瘴氣候蒸濕故多瘴癘

憂愁鬱結者易為所困故開襟以驅之**明目掃雲煙**掃一作拂**高宴諸侯禮**

佳人上客前〔杜〕百韻鋪舒無不有最是寂寞中述高宴無謂而點綴可觀轉入悲慨〔夢弼〕曰

謂藩鎮之諸侯以禮宴待之也按集曰甫也諸侯老賓客又曰佳人晏出董嬌嬈足知主人之愛客也〔泳〕

曰古詩主人愛上客〔澤堂〕曰平叙中着此語記即事便是奇正相生法不如此則與韓白同調矣**哀**

箏傷老大趙曰赴藩侯之宴會而感傷所聞之曲也華屋艶神僊洙曰古詩金屋
羅神仙南内開元曲常時弟子傳鶴曰明皇開元初置興慶宮謂之南内上
精曉音律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法歌聲變轉滿座涕
潺湲公自註都督栢中丞筵聞梨園弟子李仙奴歌洙曰明皇雜錄云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
龜年賀懷志皆洞知律度安祿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
間其後李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晨勝景為人歌闋座上聞之者莫不掩泣而罷酒有梨園法曲及霓裳
曲今尚存吊影夔州僻洙曰言獨客夔州旁無親舊惟形與影相吊而已李令伯陳情表煢
煢子立形影相吊回腸杜曲煎夢弼曰甫長安杜曲人也故思故鄉而回腸煎熬也司馬
遷書腸一日而九回澤堂曰聞法部舊曲而思杜曲因思杜曲而思龍厩水染汚戎羶遂及肅代中興事
業承接脉妙甚妙即今龍厩水公自註西京龍厩門苑馬門也渭水流苑門内莫帶

犬戎羶 沫曰犬戎吐蕃也謂陷京師 趙曰公不知中原消息故深憂之以今龍厩門邊之术莫帶為犬戎所羶污乎 澤堂曰莫疑辭

耿賈扶王室 沫曰耿賈後漢二十八將耿弇賈復也

蕭曹拱御筵 沫曰蕭曹之功尊拱漢室 趙曰思廟堂大臣有耿賈蕭曹者可以伐叛而息兵 澤堂曰略舉中興輔佐

秉威滅蜂蠆 夢窩曰謂秉其威以掃除蜂蠆之毒也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臧文仲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戮力效鷹鸇 夢窩曰謂併其力以效鷹鸇之擊搏也 沫曰左傳文公十八年太史克曰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舊物森猶在 夢窩曰謂收復京師也左氏哀元年傳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凶徒惡未悛 夢窩曰悛且緣切謂史思明再起也 沫曰左傳子家亦無悛志註悛改寤也

國須行戰伐 人憶止戈鋋 沫曰言人厭兵革也光武紀道未方古亦止戈之武焉東都賦戈鋋彗雲註矛矟也

奴僕何知禮 恩榮錯與權 沫曰此指當時將帥多起於微賤也 澤堂曰肅

宗收復後祿山餘黨尚在必須征討底定而人心思息兵休民代宗姑息遂以賊將田李之徒為節度使遂成藩鎮之權此五六點綴大槩具見此矣

胡星一彗孛音〔朱〕曰前漢天文志昴曰旄頭胡星也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似彗也

黔首遂拘攣〔夢弼〕曰指言安史之亂而民皆拘束也〔澤堂〕曰此言代宗致吐蕃之亂非指祿山詩本大曆初所作不應倒錯祿山事於此

哀痛絲綸切〔朱〕曰前漢西域傳贊武帝末年遂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禮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煩苛法令蠲〔朱〕曰前漢高祖約法三章蠲削煩苛

業成陳始王〔歐〕曰言肅宗成中興之業〔朱〕曰詩七月陳王業也言因時之變陳王業之艱難以警時君也〔澤堂〕曰此皆叙代宗經營中興事業而遂以及鄭李留滯之恨非追叙肅宗也

兆喜出于畋〔夢弼〕曰此羨肅宗之得將也〔朱〕曰齊世家太公望呂尚以漁釣于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望於渭陽載與俱歸立為師

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

夢弼曰謂得台輔經綸而翊贊洙曰梁竦傳宮省事寮莫有知者台階事見建都詩註熊羆載

呂望鴻鴈美周宣夢弼曰此美肅宗如周宣王能安集萬民也詩鴻鴈美宣王也萬民

雖散不安其居而能勞来安集之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趙曰言王室中

興本乎得賢而鄭與李乃所謂賢者故吟詠而思之澤堂曰既有中興之主宣得不世之賢側聽者疑信

之辭長吟者鬱抑之意也承上接下沉着有意音徵一柱數夢弼曰數色角切道里

下牢千公自註鄭在江陵李在夷陵趙曰江陵有一柱觀峽州有下牢關此言鄭李所在得音問

頻數而相去千里也澤堂曰方入二子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

尚清省沈宋欻聯翩趙曰以四子皆能文者比鄭李也陰陰鏗何何遜沈沈佺期宋

宋之問陰何前代而二公比之彼尚清省未為富豔沈宋近代欻然追逐與之相聯翩也梅曰清省言其

文清新而警省於入聯翩文疾速也律比崑崙竹夢弼曰言其為文之協音律也洙曰前漢

律曆志皇帝使伶倫伐竹於崑崙之陰以爲黃鍾之宮音知燥濕絃【夢弼】曰言其爲文得高下抑揚之宜也【修可】曰韓詩外傳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使者曰可記其柱王曰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劉孝標絶交論撫絃音徽未達燥濕變響風流俱善價惬當然忘筌【夢弼】曰謂文章當於理而遺其聲迹也文賦惬心者貴當莊子得魚而忘筌置驛常如此【洙】曰漢鄭當時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登龍蓋有焉【洙】曰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延接者名爲登龍門【趙】曰上句言鄭監之好客下句言李賓客待士【澤堂】曰自諭獲交於二子雖云隔禮數【趙】曰公自謙以謂與之位貌隔也【洙】曰左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隔猶不同也不敢隊周旋【洙】曰左傳云奉以周旋不敢失隊高視收人表【夢弼】曰言李鄭門下務收人中之表儀者蓋門無雜賓也【洙】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趙】曰任彥昇撰王文憲集序曰經師人表虛心味道玄【夢弼】曰言李鄭

心學探乎道之原也洙曰老子匿其心又玄之又玄 馬来皆汗血 夢弼曰言李鄭之立朝如
汗血之馬其才傑出也 鶴唳青田 夢弼曰言李鄭如青田之鶴其質不凡也 羽翼
商山起 趙曰以言李賓客者太子官也故用四皓羽翼事 蓬萊漢閣連 趙曰以言
鄭監乃秘書監也故用蓬萊字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蔵室道家蓬萊也唐秘書監掌圖書秘記
即漢之東觀也 管寧紗帽淨 洙曰魏志管寧常着白帽居海徵命不就 江令錦袍
鮮 趙曰陳江揔為尚書令而傳不載錦袍事其文集有山水納袍賦其序曰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
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 東郡時題壁 夢弼曰東郡謂鄭在江陵也 南湖
日扣舷 夢弼曰南湖謂李在夷陵也趙曰南湖專言鄭也集有寄題鄭監湖亭詩 遠遊凌
絶境 洙曰遠遊履名洛神賦云踐遠遊之文履古詩云足下雙遠遊 佳句染華牋 洙曰
華牋蜀牋也 每欲孤飛去 夢弼曰此已下言李鄭之遊賞甫欲往從之而不可得且起故

鄉之念也洙曰謝玄暉雪賦瞻雲鴈之孤飛澤堂曰引上生下**徒爲百慮牽**澤堂曰下皆自叙

生涯已寥落洙曰生涯言已之生計也寥落無成也**國步尚迍邅**洙曰詩國步斯頻易屯卦迍如邅如難行不進之貌

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公自註平生多病卜築遺懷因遭亂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蕪沒棄捐也

別離憂怛怛夢弼曰怛當割切洙曰怛怛傷慘不安貌**伏臘涕漣漣**洙曰歲時伏臘俗所以奉先公客寄中故遇伏臘而流涕

露菊班豐鄗鶴曰鄗下老切**秋蔬影澗瀍**蔬一作菰洙曰豐鄗在長安澗瀍在洛陽皆公之故鄉也

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洙曰風俗通南北曰阡趙曰前漢原涉名其毋墓曰南陽阡是也

富貴空回首洙曰言富貴亦外物也空回首言倏忽間爾澤堂曰富貴不過回首望之言非已有**喧爭懶著鞭**趙曰劉琨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也

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夢弼曰南寓夔對月而傷亂離也趙曰公

把賣也拆開裂也拆빈셔
뜻칠떼쳐니다

在夔於江漢之水為近故以月繫之 局促看秋燕 〔朱〕曰秋燕言欲歸而未得爾 蕭疎聽晚蟬 雕蟲蒙記憶 〔朱〕曰楊子童子雕蟲篆刻 烹鯉問沉緜 〔朱〕曰古樂府詞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趙〕曰言二公記憶其能賦詩故致尺素以問其病體也沉緜者若久病之謂也 卜羨君平杖 〔朱〕曰嚴君平卜筮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晉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夢齋〕曰言之杖頭錢也此豈子羨誤以君平為阮宣乎海陵卞圖謂今世圖畫所傳嚴君平挾蓍策雋節竹杖亦掛百錢於杖頭故近岑參詠君平卜肆詩曰至今杖頭錢地上時時有又豈更別有所攄乎 偷存子敬氈 〔批〕謂空於寇盜僅存此耳〔夢齋〕曰言居貧無餘物也晉王獻之傳字子敬夜臥齋中有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 囊空把釵釧 米盡拆花鈿 〔趙〕曰言皆賣易之也〔澤堂〕曰補綻過膝顛倒紫鳳同此句格 甘子陰涼葉 〔夢齋〕曰皆言所居之風物也 茅齋

八九椽陣圖沙北岸[沬]曰諸葛亮造八陣圖在魚腹平沙上市暨瀼西
巔[公自註]市暨夔人語也市井泊船處謂之市暨江水橫通山谷處居人謂之瀼羈絆心常
折棲遲病即痊[趙]曰每為事物羈絆故其心常折今得棲遲可以養而痊也紫收
岷嶺芋一作紫秋岷下芋[沬]曰前漢貨殖傳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千里下有蹲鴟至死
不飢師古曰蹲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粮故無飢年[趙]曰此以下紀草堂所有也白種陸池
蓮池一作家[夢弼]曰晋陸篘詩芙蓉金條縣玉蓼色好梨勝頰[夢弼]曰梨紅如頰也穰
多栗過拳[夢弼]曰謂栗大如拳也[沬]曰蜀都賦紫梨津潤擽栗罅發勑廚唯一味
[夢弼]曰謂食不敢重味也求飽或三鱣[批]三鱣押韻可據[夢弼]曰鱣張連切說文鯉也[沬]曰
楊震傳註鱣似蛇一音善[澤堂]曰或得腥味皆兒輩自漁獵得之兒去看魚笱一作俗異
隣蛟室[沬]曰詩敝笱在梁[澤堂]曰此極寒苦之意人來坐馬韉人一作明[堂][功]曰戰國策

畦稜田畔也

澁 보믜다

蘇秦少與張儀為友秦在趙為相儀至趙使人白秦秦欲激之令儀於城東門外坐以破馬韉進之麄食

儀憤乃西入秦昭王善之拜為相儀嘆曰馬韉之事乃至是乎人來坐馬韉言貧無席坐也 縛柴

門窄窄 一作柴門窄小小【夢弼】曰謂織柴以為門也 通竹溜涓涓 【夢弼】曰謂接筒

以引水也 塹抵公畦稜 【鄭】曰稜魯鄧切【希】曰公畦官園也【洙】曰京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

稜 村依野廟壖 【洙】曰晁錯傳鑿太湖廟壖垣註師古曰壖者内垣之外遊地也壖人緣切

鈌籬將棘拒 倒石賴籐纏 借問頻朝謁 何如穩晝眠

【趙】曰言懶不出仕 誰云行不逮 【洙】曰語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 自覺坐能

堅 霧雨銀章澁 【批】奇語下句不成語【趙】曰公自謂銀章久不服所以澁也【洙】曰前漢公卿

表銀章皆龜紐其文曰章 馨香粉署妍 【洙】曰粉署郎署也【趙】曰公時乃工部員外郎不

能詣省中徒想其官署之妍美耳省謂之蘭者以其諸郎官握蘭含香也故云馨香又謂之畫省以粉畫

之故云粉署紫鸞無近遠趙曰紫鸞紫色鸞也以譬高才之人則不論遠近而往也黃

雀任翩翾夢弼曰翾許緣切小飛貌趙曰公自謙如黃雀之小徒任翾翔而已困學違

從衆洙曰與俗俯仰而已孔子拜下違衆麻冕從衆明公各勉旃洙曰揚惲傳方當盛

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曰勉二公之為功名也趙聲華夾宸極洙曰言李鄭聲華足以夾

輔宸極早晩到星躔洙曰郎官象列星諸侯象四七宰相法三台皆星躔早晩言非久拔

用之也懇諫留匡鼎夢弼曰言李鄭或抗章諫諍如匡衡也前漢匡衡傳諸儒為語曰無

說詩匡鼎來張晏註曰衡少字鼎衛陳便宜及有政議傳經以對諸儒引服虔洙曰後漢

儒林傳服虔字子愼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善著文舉孝廉不過輸鯁直過一作逢

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軫洙曰宵衣旰食黎元疾苦駢雲臺

終日畫洙曰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興名臣列將於雲臺青簡為誰編趙曰不過

用綆直以進當為正陶甄之化耳所以然者上則軫天子宵旰之憂下則恤黎元疾苦之望如此則可以畫像於雲臺而書名於簡冊耳沫曰青簡殺竹青為簡也澤堂曰國事如此其艱危而雲臺錄功不已不知何以垂之竹帛耶

行°路難何有

沫曰古有行路難詩

招尋興已專

澤堂曰復以交際言之

由來具飛檝　暫擬控鳴弦

沫曰西域傳控弦者十餘萬趙曰兩句通義言檝飛之疾如箭之急

身許雙峯寺

夢窩曰釋氏要覽曹溪在韶州雙峯寺下昔晉武侯曹叔良宅建為寶林寺雙峯寺即寶林寺也澤堂曰子羡欲往吳楚故思托雙林也

門求七祖禪

沫曰釋書有六祖此言七祖不知其故田曰按佛書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句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謂之七祖其所說七偈乃禪源也師曰自達摩至慧能謂之中華六祖由五祖而上盖梁隋開元以前人六祖慧能入滅於唐睿宗先天元年而子羡於是年始生六祖之道至肅宗貞元初方盛故肅宗自曹溪請其衣鉢歸來供養子羡於是漂泊在蜀以時考之則六祖與子羡蓋

同時先後人也故所求禪
言七祖而不言六祖也
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
真詮佛法也【趙】曰言於彼處落帆乃是宿昔之願
其衣褐之身專為依向真詮也褐者布衣之謂
安
石名高晉
【公自註】鄭高簡得謝太傅之風【夢弼】曰此
以謝安比鄭監之有盛名也【趙】曰謝安字
安石少
有盛名
昭王客赴燕
【公自註】李賓客有燕昭之美燕
周之裔也【夢弼】曰此以燕昭比
李之芳喜佳客也【趙】曰燕昭王卑身厚
幣以招賢者士爭趨燕【澤堂】曰自喻
途中非阮籍
查上似張騫
【批】途中查上語何拙也【夢弼】曰查與槎
同言二公之亨奮如張騫之乘槎上霄
漢非阮籍哭窮途之流也或曰廣德元年遣李之芳
等使吐蕃為虜所留三年乃得歸按集有哭之芳詩
曰奉使失張
騫蓋此事也
披拂雲寧在
【批】亦不可解【夢弼】曰莊子
天運篇雲者為雨乎雨者
為雲乎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
是【洙】曰衛瓘見樂廣曰瑩然若披雲霧覩青天
淹留
景不延
【師】曰甫淹留江
漢年已衰矣
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夢弼】

曰言我之風期必破三峽之水南下而歸故里告介水怯毋吐涎而為孽也趙曰破浪借用宗慤願乘長
風破萬里浪事洙曰孔子世家水之怯龍罔象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夢弼
曰公自說他日雖夔過峽別巫山神女廟必在暮春聞杜鵑時也淺交隨聚散趙曰古意
不銜洙曰禮君子之交淡如水澤國遶回旋洙曰言地多陂澤故言澤國本自依
迦葉師曰言寓居僧舍也何曾藉偓佺夢弼曰藉慈夜切偓音渥佺音詮洙曰列仙傳
偓佺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寸能飛行捷走馬鑪峯生轉眄洙曰廬山東南
有香鑪峯澤堂曰生轉眄如言如在目中也橘井尚高褰夢弼曰蘇耽橘井在郴州神仙
傳蘇耽鑿一井種橘以救疫癘以井水服一橘葉即愈矣東走窮歸鶴夢弼曰言奔走計窮
不能歸故鄉曾鶴之不若也遼東華表柱有鶴集其上自言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南征盡
跕鳶夢弼曰跕都牒切墮貌洙曰馬援傳云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盛仰

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
夢弼曰塞悉則切朱曰妙教釋教也釋書云能修其教者足以追塞前業也顧愷丹青列
夢弼曰謂顧愷之畫列於壁而可觀也朱曰晉顧愷之嘗畫維摩相頭陀琬琰鐫夢弼曰謂
頭陀之碑刻於石而可讀也朱曰王簡栖作頭陀寺碑文衆香深黯黯朱曰法華經云曉燒
衆名香煙師曰如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之類幾地肅芊芊師曰幾地謂釋氏自苐一地至
苐十地言修行有漸也朱曰潘岳籍田賦蟬冕類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勇猛為心極
朱曰釋書猛勇精進清羸任體孱朱曰孱鉏連切弱也金篦空刮眼朱曰篦邊
迷切釋氏涅槃經如良醫治目即以金篦刮其眼膜鏡象未離銓鏡象一作平等批自行難
以下但欲訪僧尋寺怳惚自悼兩旋兩銓筌銓夢弼曰言鏡中之象未離乎粗迹要當悟空達本如得魚
而忘筌斯乃為善學道也澤堂曰言入道之難也

存殁口號二首 [公自註] 四子皆遊於藝故南志之[鶴]曰每篇言詩畫者一存一亡故曰存殁口號鄭虔以廣德二年死而今詩云鄭公粉繪隨長夜則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作為是

席謙不見近彈棊 [公自註] 道士席謙吳人善彈棊 畢曜仍傳舊小詩 [公自註] 畢曜善為小詩 玉局他年無限笑 一作事[洙]曰搜神記昔有人騎入南谷山中見二少年臨池奕棊置白玉棊局見騎馬者拍手負局而走[希]曰張道陵修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涌王局今為觀在門內[澤] [堂]曰對局笑語是前事也 白楊今日幾人悲 [趙]曰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此語幾人為之悲感特有我而已

二

鄭公粉繪隨長夜 曹霸丹青已白頭 [公自註] 高士滎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魏曹髦之後善畫馬 天下何曾有山水 人間不解重驊騮

先

批亦怨甚 趙曰言無人珍重而藏其書也容齋續筆曰杜子美存殁絶句每篇一存一殁蓋席謙曹霸存畢曜鄭虔殁也黃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覔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乃用此體時少遊殁而無已存也 澤堂曰兩意一句貫說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鶴曰大曆元年作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内江船 夢弼曰謂峽人以百丈絙牽船也 朱曰水自渝上合者謂之内江自渝由戎瀘下蜀者謂之外江也 未息豺狼鬭 夢弼曰謂戰争未息也 空催犬馬年 朱曰晉陶侃臨終上表曰臣猶為犬馬之齒故尚可少延 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朱曰便道間道也 田曰舊唐史桓彦範舉楊嶠為御史嶠不樂搏擊之任 澤堂曰速往任職

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鶴曰公自寶應

元年後遊東川屢欲往荊州在夔又因詩屢及宋玉宅此詩以李功曹之荊州故又言之是大曆元年作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 洙曰江陵古荊州有宋玉宅韓愈為江陵法曹亦有詩云宋玉庭邊不見人是也 師曰子美在夔詠懷古跡云江山故宅空文藻又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疑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於荊州 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洙曰阮籍詩上有楓樹林遠望令人悲 澤堂曰子美欲往荊州而生涯已晚水國又秋今使行雖光彩未免楚客之愁也宋玉招䰟賦湛湛江水上有楓林目極千里傷春心楚辭言楓始見於此

別崔潩因寄薛璩孟雲卿 公自註內弟潩赴湖南幕職 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批】十字有典有則【趙】曰志士本惜安動而受知之深則難固辭此以言淉赴幕職於湖南也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洙】曰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言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汚也【趙】曰言不可以久磨礱淬礪便以為利所貴尚者取磨不磷涅不緇而已夙夜聽憂主【夢弼】曰聽平聲飛騰急濟時

荊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澤堂】曰疑湖南帥非正人戒其久與處而有所染汚但聽其憂主之言急其濟時之策而已

巫峽敝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鶴】曰大曆元年在夔作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批】語不必其盡不必可解漫發此義【夢弼】曰屈原九歌有山鬼篇行李淹吾舅【洙】曰行李猶行使也【夢弼】曰行李通作行理左傳主行李之往

来誅茅問老翁夢弼曰誅茅謂卜居也赤眉猶世亂洙曰光武平赤眉之
亂青眼只途窮批未嘗白眼而只途窮三字宛轉可傷洙曰阮籍善為青白眼以白眼待
俗客青眼待佳客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同師曰桃源秦人避亂之所子美
以今世之亂竄避荊楚亦與秦人同出處也澤堂曰亂世山林未必免於崎嶇雖仕于城市亦無華腴其
寒苦不减山林也

君不見簡蘇徯鶴曰蘇徯嘗八湖南之幕公既有詩別之又有送蘇徯兵曹適
桂州詩云早作諸侯客則徯在大曆初摧頹為甚故此詩以折桐諭之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批疊意慷慨百
年死樹中琴瑟趙曰桐材所以為琴瑟今言死樹猶可為之譬士終有用也夢弼曰中竹
仲反庾信擬連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一斛舊水藏蛟龍洙曰荀子積水成淵

蛟龍生焉[夢弼]曰以譬士當守所養也

丈夫蓋棺事始定[洙]曰古詩蓋棺事乃已言死而後已也

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洙]語雖少頓挫激越三四往返不嫌亂[夢弼]曰勉之之辭也

贈蘇徯[鶴]曰大曆元年作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洙]曰古詩為客若轉蓬

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趙]曰以車駕嘗因吐蕃陷京師而幸陝今稍平定復還長安為九重之安矣[鶴]曰永泰元年郭子儀與回紇再定約吐蕃引兵夜遁京師解嚴自是戎馬始少息此詩作於大曆元年故云

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趙]曰公每自負矣故不以言才為嫌微生畝云丘何為是棲棲者歟[夢弼]曰言京師已復宜見召用

尚使抱才棲棲無所定處窮通委之於命也爲郎未爲賤其奈疾病攻【夢弼】曰甫爲尚書郎未爲卑賤其奈病肺何子何面黧黑【夢弼】曰黧音黎黑而黄也子指蘇徯也焉得豁心肯巴蜀倦剽刼下愚成土風【夢弼】曰言崔旰之亂相習以成風俗而民力倦困也幽薊已削平【朱】曰禄山所節鎮處也荒徼尚彎弓【趙】曰安史之亂雖已削平而猶有盜賊也斯人脱身來豈非吾道東【朱】曰後漢鄭玄學於馬融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夢弼】曰斯人指徯也時脱身而來巴蜀故云吾道東矣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夢弼】曰言其貧也肉食哂菜色少壯欺老翁【夢弼】曰或曰甫託言以諷嚴武武與甫有舊契偶失武意幾爲所殺況乃主客間古來偪側同【夢弼】曰蓋以甫爲客依武之故也按集又有偪側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塲人馬皆自雄【夢弼】

寘

日言荆楚豪俠尚氣輕薄自雄以欺客也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蒙【夢弼】曰一請二請戒之之辭也【洙】曰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別蘇徯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趙】曰他日前日也常愛憐蘇之才命以為必超騰矣而今居然猶壯圖之屈也十年猶塌翼【洙】曰陳琳檄忠義之佐垂頭塌翼絶倒為驚呼【洙】曰昔瑯琊王澄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絶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消渴今如在提携愧老夫【趙】曰消渴今如在公自言有此疾豈知臺閣舊洗拂鳳凰雛【洙】曰蜀龐統號鳳雛易林鸞者鳳之雛得實翻蒼竹棲枝把翠梧【洙】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北辰當宇宙【夢弼】曰前代宗當宁而立也南嶽據江湖【夢弼】曰南嶽謂衡山

陽

也【趙】曰攝者盤攝之攝以蘇徯往赴湖南幕客故指其地而言

國帶煙塵色 【趙】曰時干戈未息故云煙塵色

兵張虎豹符 【希】曰史記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

數論封內事 【夢弼】曰數色角切

揮發府中趨 【洙】曰揮發非【趙】曰言蘇徯為幕客則數論其湖南封內之事而能發揮之也古樂府冉冉府中趨

贈爾秦人策 爾一作汝【洙】曰文十三年傳秦伯使士會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莫鞭轅下駒 【洙】曰灌夫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促效轅下駒

壯遊 【鶴】曰大曆元年秋夔州作【夢弼】曰此篇敘壯年經遊之跡按唐書甫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還自舊鄉以進士擧不中第遂遊齊趙間凢八九年復歸京師

往者十四五 者一作昔【夢弼】曰甫生於開元元年之癸丑此云十四五則丙寅丁卯年間也

出遊翰墨場出一作八斯文崔魏徒【公自註】崔鄭州尚魏豫州啓心以我

似班揚似一作比【朱】曰謂崔魏公之文似班固揚雄也以七齡思即壯開口

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澤堂】曰槩言十四五已成文章交遊朋友而至舉七齡九齡則是倒叙前事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修】曰嵇叔夜與山巨源書剛腸嫉惡輕肆直言【澤堂】曰二句杜所自負者脫略小時輩【朱】曰恨賦脫略公卿註脫略輕易也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

東下姑蘇臺【[illegible]】曰吳世家越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闔廬起姑蘇臺高見三百里吳地記因山為名在今蘇州已具浮海航【朱】曰航大舟也到今有遺恨不得窮

扶桑【鶴】曰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暘谷有扶桑十州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三千餘圍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名扶桑王謝風流遠【[illegible]】曰王導謝安乃晉之名族也闔廬丘

墓荒【注】曰吳越春秋曰吳王闔廬死葬於國西北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澤堂】曰以下歷

叙吳楚之遺劍池石壁仄【注】曰闔廬嘗鑄劍曰吳鉤故有劍池長洲芰荷香

【注】曰長洲苑名闔廬所遊獵之處也【□】曰爾雅釋芰云今之水中芰字林云楚人名菱曰芰可食又釋菂

郭云今河東人呼荷花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有蓮為荷也嵯峨閶門北【□】曰吳

越春秋闔廬內傳吳闔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清廟

映迴塘迴一作池【修可】曰清廟非文王之廟乃吳文帝孫和廟也子皓改葬和號明陵又分吳郡

冊陽縣為吳興郡置太守四時奉祠立寢堂號曰清廟每趨吳太伯【□】曰史記吳世家

太伯仲雍皆周大王之子王季歷之兄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乃往荆蠻文身斷髮自號句吳

皇覽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曰蘇州有吳太伯廟及勾踐廟【澤堂】曰謁廟也撫事

淚浪浪【夢弼】曰甫撫循前事而垂淚蓋懷古也【□】【註】楚辭攬茹蕙以淹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枕

戈憶句踐【夢弼】曰越王句踐既逃會稽之恥坐則嘗膽卧則枕戈思有以報吳也渡浙想秦皇【洙】曰秦始皇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紀秦德【鶴】曰吳喜志林云錢塘江口有浙山因以為名今詳詩殆是公自姑蘇過會稽也蒸魚聞匕首【洙】曰史刺客傳吳公子光之欲殺王僚也得專諸善待之後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以刺王僚光自立為王是為闔廬除道哂要章【洙】曰朱買臣吳人也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飲食及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值上計守郎者共見其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有頃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illegible]】曰梁任昉述異記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夢弼】曰鏡湖在今會稽東門外謂其湖水明如鏡也剡溪蘊秀異【夢弼】曰剡時冉切縣名在會稽之東南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

姥〔田〕曰吳越郡國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師〕曰自東下姑蘇臺至此謂遊吳越之地中歲貢
舊鄉〔夢弼〕曰甫自越而歸以鄉舉貢于京師也〔澤堂〕曰歸京師氣劘屈賈壘〔夢弼〕曰劘
莫婆切削也屈原賈誼昔之能賦者也甫以賦自恃将謂其氣可以削劘屈賈之壘蓋以程文諭軍壘之
戰有勝負也目短。曹劉墻目一作日〔洙〕曰論語賜之墻也及肩故曰短〔夢弼〕曰曹植劉楨
昔之能詩者也甫以詩自高将謂其目可以迸窺曹劉之墻忤下考功第〔夢弼〕曰忤五故
切逆也甫以首言忤考功意而見黜也唐武德初以考功郎監試貢舉進士按集有贈鮮于不得同晁錯
吁嗟後郄詵詩意略同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夢弼〕曰按集甫在夔有上
後園山脚詩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蓋謂此時也甫父閑嘗為兖州司馬甫
之文又有登兖州城樓詩是也〔澤堂〕曰以下歷叙山東之遊裘馬頗清狂春歌叢
臺上〔洙〕曰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鶴〕曰高后紀趙王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謂之叢臺

冬獵青丘旁宋曰青丘齊地名鄭曰青丘千乘縣齊景公有馬千駟畋於青丘呼鷹皂櫪林皂一作紫櫪一作櫟逐獸雲雪岡夢弼曰皂櫪林雲雪岡皆齊地射飛曾縱鞚夢弼曰射食力切古冬狩行縱鞚飛鳴鏑引臂驚幽猿引臂落鶖鶬引一作跛夢弼曰鶖音秋鶬音倉麋鴰也又云九頭皆惡鳥也蘇侯據鞍喜公自註監門冑曹蘇預忽如攜葛彊師曰自放蕩齊趙間至此句謂遊齊趙之地夢弼曰公以葛彊比蘇侯時蘇侯與甫同獵也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多之習氏池上輒醉而歸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擧鞭問葛彊何如幷州兒彊家在幷州簡愛將也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夢弼曰甫少歷遊吳越齊趙復歸長安也澤堂曰復歸京師許與必詞伯夢弼曰詞伯乃詞人之長謂如李邕王翰之儔咸推許其有才也賞遊實賢王賞一作貴夢弼曰謂如與汝陽王璡相善也按集有哀汝陽王璡曰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又贈

汝陽王璡曰淮王門下客終不愧孫登是也

曳裾置醴地 沫曰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為穆生設醴 夢弼曰鄒陽諫呉王臣聞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奏賦入明光 沫曰玄宗朝獻大清宮饗廟及郊公獻大禮三賦 希曰明光漢宮名

天子廢食召 澤堂曰得意語

羣公會軒裳 夢弼曰軒裳謂軒車簪裳也甫奏三賦帝奇之待制集賢院宰相試文章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按集有莫相疑行詩曰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恠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是也 澤堂曰得意失意之間

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 夢弼曰時辭官放恣以為酒樂也按集有官定後戲贈曰不作西河尉凄涼為折腰老夫怕奔走率府且逍遙是也

黑貂寧免弊 沫曰蘇季子不用於秦而黑貂裘弊 夢弼曰貂丁聊反鼠屬

斑鬢兀稱觴 夢弼曰兀五忽切高也斑鬢謂髮半白兀坐舉酒觴以自遣也 澤堂曰失意語

杜曲晚耆舊 晚一作換 夢弼曰甫家于杜曲 澤堂曰耆舊而晚則有逝者矣此語甚悲

四郊多白楊【沫】曰書死者衆也何曰白楊乃墳上之木也【夢弼】曰廣志白楊一名高飛木葉大於柳坐深鄉黨敬黨一作曲【澤堂】曰坐而深鄉黨之尊敬日覺死生之催也日覺死生忙日一作自【批】四句甚悲【夢弼】曰謂鄉曲故老死者已多今復推甫爲長上也朱門任傾奪任一作務赤族迭罹殃【夢弼】曰朱門權貴也赤族誅三族也玄宗末年信任非人權貴爭權互相傾奪赤族者比比皆是【沫】曰揚子解嘲客徒欲朱丹其轂不知一跌赤吾之族【澤堂】曰以下時事國馬竭粟豆【夢弼】曰是時太平日久帝侈心自恣舞馬衣文采飼以粟豆官雞輸稻粱【夢弼】曰是時五坊有供奉鬪雞又有鬪雞使百姓輸納稻粱以供養雞也舉。隅。見。煩。費。【沫】曰舉一隅則衆費可知矣引。古。惜。興。亡。【沫】曰言引古而辨今則足以知其興亡而可痛惜也河朔風塵起【沫】曰祿山起於河朔岷山行幸長【夢弼】曰謂玄宗西走幸蜀也岷山蜀之名山長遠也兩。宮。各。警。蹕。【希】曰史三王傳出稱警入稱蹕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兩宮謂明皇肅宗俱在外萬。里。遙。
相。望。【夢弼】曰望協讀平聲謂肅宗即位靈武與玄孫相間有峽蜀之異也崆峒殺氣黑
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洙】曰以廣平王為天下兵
馬元帥王肅宗之子代宗也【修可】曰東宮故事天子
比大海太子為少海淮南子云九州之外乃有八寅
亦曰寅澤東方曰少海或為肅宗太子廣平王為元
帥故云少海詳觀此詩之意恐非是崆峒在西少海
在東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則東西南北皆不寧
也禹功亦命子啓戰於甘之野正指太子為元帥黃
帝與蚩尤戰于涿鹿指肅宗親征【夢弼】曰謂堯傳之
舜舜傳之禹則命其子啓啓相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喻玄宗命肅宗以平賊也涿竹角切涿鹿郡名也行
戶郎反戎行兵伍也【澤堂】曰肅宗未嘗親戎行且以
亦字觀之則此子字指代宗明矣翠華擁吳嶽【洙】曰翠華天子羽葆
也【鶴】曰隴州吳山縣
有西鎮吳山祠漢書地理志吳嶽在汧縣而隴州為
汧陽郡又有汧源言肅宗即位靈武而靈與隴俱蜀

關內道故云蝎虎噉豺狼【夢弼】曰噉音淡蝎虎喻王師之勇豺狼比盜賊也爪牙
一不中【夢弼】曰中竹仲切當也將爲國之爪牙哥舒翰爲將守潼關賊攻破之房琯爲將與賊戰
陳濤斜爲賊所敗豈非爪牙之不中耶胡兵更陸梁【希】曰甘泉賦飛蒙茸而走陸梁晉灼
曰走者陸梁而跳也【夢弼】曰是使祿山得以陸梁不順而僭即帝位也大軍載草草一大
作天【韓】曰草草辛苦貌【夢弼】曰祿山既得志官軍愈沮縮凋瘵滿膏肓【夢弼】曰左傳晉使醫
緩視晉侯疾曰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可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韓】曰謂民困疲之甚備
貪竊補袞【夢弼】曰甫自謂幸備員爲左拾遺也詩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憂憤心
飛揚【夢弼】曰謂心中爲國憂憤飛揚而不定也上感九廟焚焚一作毀【夢弼】曰舊唐書
肅宗九廟爲賊所焚【澤堂】曰唐立九廟是實事非引譬也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
蒲【洙】曰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聞上獨寢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泣諫廷諍守御床【補註】

守詰也君辱敢愛死洙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赫怒幸無傷洙曰詩王赫斯怒夢弼曰甫幸備員拾遺憂國之心上則感九廟之焚毀下則憫萬民之瘡痍遂伏青蒲或守御床以諫謂房琯雖敗不宜廢棄而傷君憂辱盡忠以諫不愛其死奈何天子赫怒出甫為華州司功幸保其首領無傷而已聖哲體仁恕師曰自此句以下叙肅宗收復京師復宇縣復小康

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洙曰時天子收復京師先素服哭廟而後受朝夢弼曰高堂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小臣議論絕澤堂曰見廢後事老病客殊方夢弼曰小臣甫自謂也帝既收復甫時已見斥棄官遠遷入蜀不復議論朝廷事矣鬱鬱苦不展夢弼曰言不得志也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夢弼曰秋風翦碧蕙使之捐棄芬芳喻君子見黜而不用也之推避賞從洙曰介之推從晉亡賞不及亦不言後避賞入山夢弼曰從才用反隨行也甫意謂隨肅宗中興今日收復賞不及已故

比介之推也 漁父濯滄浪 沫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 夢弼曰浪音郎滄浪
水名在荆州甫自謂潔已而退如漁父也按此篇兩押浪字字雖同而義則異 榮華敵勳業
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 趙曰言榮華與勳業相敵
不可妄求也然歲律暮而嚴霜降矣所慕者若范蠡高舉遠引乃出尋常之才格也 夢弼曰按劉向列仙
傳范蠡字少伯徐人也為越大夫佐句踐破吳後乘扁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 羣兇逆
未定側佇英俊翔 夢弼曰今國家未定羣兇尚熾要當任賢使能乃甫之微意乃諷朝
廷之踈賢也 草堂曰此因上句避賞而言榮華勳業足以相當但歲暮有敗傷之禍不得保其榮華是以
漁父有滄浪之濯須如范蠡既以國覇復能全身乃為出衆才格也當今羣兇未定英俊當如范蠡出以
濟世未可先自遠避也蓋代宗朝功臣多宦寺之讒故杜危之而有此句翔字非遠去之義乃望其出
而翱翔也

元　夾

白帝　趙曰詩云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當是指崔旰之亂大曆元年秋作

白帝城中雲出門　一作白帝城頭雲若屯　澤堂曰言城高也　白帝城下雨翻盆　趙曰翻盆言其勢之暴也　高江急峽雷霆鬪　趙曰江為峽所束故波聲若雷霆也　翠木長藤日月昏　翠木長藤一作古木蒼藤　戎馬不如歸馬逸　戎一作去　澤堂曰歸馬華山之歸馬　千家今有百家存　百一作十　哀哀寡婦誅求盡　澤堂曰盡甚也　慟哭秋原何處村　趙曰時征徭並興民死於徭故多寡婦也暴賦橫斂故多誅求也此言軍旅之際民不聊生如此

雨　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

萬木雲深隱　連山雨未開　澤堂曰峽中景　風扉掩不定　趙曰風扉謂舟中之扉也　水鳥過仍迴　過一作去　澤堂曰作過却回以避雨勢　鮫館如鳴

杼夢弼曰杼直呂切洙曰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一云樵舟豈伐枚洙曰樵人於木無所取材止採薪而已夢弼曰枚榦也詩汝墳伐其條枚澤堂曰言雨濕不得伐木也

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雨晴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

雨時山不改時一作晴晴罷峽如新洙曰言候晴在雨而不在山也天路看殊俗看一作休澤堂曰天路猶言仕路言天路止於殊俗也秋江思殺人夢弼曰思去聲有猿揮淚盡洙曰荊州記曰巴東三峽長猿聲啼至三聲聞者垂淚無犬附書頻趙曰陸機有犬曰黃耳在洛中使附書歸江左也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澤堂曰故國已在望外欲長歌自遣則又欲損神所謂甚於痛哭者垂白一作白首鶴曰詩云垂白馮唐老當是廣德二年為工部員外郎後作

垂白馮唐老夢弼曰前漢馮唐傳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希曰杜周傳老婿垂白清秋宋玉悲夢弼曰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難身何補鶴曰難乃旦切無家病不辭趙曰公携妻孥入蜀而今云無家豈專以故鄉爲家者乎甘從千日醉夢弼曰張華博物志昔劉玄石從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之千日酒歸數日尚醉其家以爲死而葬之酒家計千日往告之發冢方醒未許七哀詩夢弼曰七哀詩起於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

洞房鶴曰自此詩至鬬雞四篇皆因明皇昇遐而感傷之梁權道編大曆元年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趙曰此篇思長安而懷帝闕也楚辭洞房註洞深也

【澤堂】曰玄宗昇遐後想舊宮如此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沐】曰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有龍池在焉【夢弼】曰長安志在興慶宮躍龍門南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龍出遊及帝幸蜀前一夕躍然亘空望西南去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批】何限言外【夢弼】曰所繫舟之處去秦地為遠而想像清漏與往時無異也萬里黃山北【夢弼】曰自蜀道至長安有萬里之遠東方朔傳武帝微行西至黃山晉灼曰黃山宮名長安志右扶風槐里有黃山宮園陵白露中【批】語不迫切而意獨至謂此悲慨備目然不低顯故自可望【希】曰漢宣帝王后傳合葬杜陵稱東園

宿昔

【沐】曰詠天寶中事也

宿昔青門裏【逸】曰青門京城東門蓬萊仗數移【夢弼】曰數色角切蓬萊殿在東內龍朔二年高宗置仗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花驕迎雜樹【夢弼】曰松窻雜錄開

元中禁中初種木芍藥即今牧丹也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賞之【澤】【堂】曰雜樹非惡木也亦是外國異種如葡橘之屬花開相向似相迎也**龍喜出平池**【洙】曰柳芳傳信記云天寶中興慶宮小龍常游於宮垣南溝水中**落日留王母**【蒙齋】曰以王母喻楊貴妃也漢武內傳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於承華殿言畢欲去帝叩頭請留乃止**微風倚少兒**【蒙齋】曰衛青傳衛媼次女少兒【趙】曰以言妃之諸姨也**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挑】猥褻不允風刺俱**有**

能畫【鶴】曰公託以喻明皇爲技巧所移

能畫毛延壽【洙】曰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希】曰毛延壽即畫王嬙者元帝以延壽畫昭君不實遂殺之**投壺郭舍人**【洙】曰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驍言如博之豎於輩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

投壺輒賜金帛也 **每蒙天一笑** 【修可】曰太平御覽載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師】曰玄宗時承平日久驕逸遂生百技皆能感動帝意詩故云云 **復似物皆春** 似一作以【趙】說畫意不俗風而不犯【希】曰二句蓋投能畫投壺而言 **政化平如水** 【朱】曰言無偏陂也 **皇恩斷若神** 【illegible】曰言不可測也 **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批】有體有理【illegible】曰抵戲謂角觝也今兩兩相當角力量其技【趙】曰言至用抵戲而止不甚雜民俗之風塵事也【夢弼】曰漢武記春作角抵戲【容齋】手筆云杜詩命意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解如能畫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貫穿鑿按其肯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寵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鬪鷄 【鮑】曰東城父老傳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鬪鷄兆亂之象也

鬪鷄初賜錦 【趙】曰明皇好鬪鷄有賈昌者以善養鷄蒙寵當時為之歌曰生兒不用識文字

陽

先

鬪鷄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推此則賜錦可知矣 **舞馬既登牀** 既一作鮮 洙曰明皇常令教舞四百蹄施三層夲牀乘馬於上抃轉如飛命壯士舉馬舞於榻上 **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 柳一作曲 **仙遊終一閟女樂久無香** 洙曰謂祿山亂天子出幸女樂流散也 趙曰仙遊言明皇上昇宜女樂之久無香也 **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洙曰言不復行幸也 夢弼曰傷嘆之也 容齋手筆云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驪山圖一軸華清宮層山顛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于下老杜鬪鷄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歷歷 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 洙曰開元太平之事也 **無端盜賊起** 夢弼曰謂安史之亂也 **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 趙曰蜀江從西來故謂之

西江

秦城北斗邊【夢弼】曰公懷長安也長安城謂之北斗城以其上直北斗也為郎從白首【夢弼】曰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夢弼】曰公為尚書負外郎故云臥病數秋天【澤堂】曰數計也

洛陽【鶴】曰此詩非言洛陽事而題曰洛陽蓋其初無題第取首二字而云如灩澦江漢麗山吾宗皆此類也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趙】曰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所謂洛陽也次年遂陷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原】曰幸蜀也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趙】曰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羣臣從上七十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按舊史帝紀肅宗入長安士庶奔

泣拜抃曰不圖今日復見吾君又上皇至自蜀士庶舞抃路側曰不圖今日再見二聖[illegible]曰謂父老從帝幸蜀也

驪山[illegible]曰此爲明皇昇遐追紀當時事而言同是大曆元年作[illegible]曰長安志驪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驪戎來居此山故名土地紀即藍田山也

驪山絕望幸[illegible][illegible]曰明皇歲幸驪山[illegible]曰歎其不復行幸也**花萼罷登臨**[illegible][illegible]曰明皇建花萼相輝之樓於上都爲諸王燕集之地帝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必召升樓與同榻而坐今則傷其不復臨眺也

地下無朝燭[illegible]曰陶潛詩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illegible]曰朝音朝覲之朝凡朝在早則秉燭而朝今地幽閟無朝之燭舊註誤以朝爲晨朝失公本意[illegible]曰此句言玄宗已仙去

人間有賜金[illegible]使人不忍言好[illegible]曰言生時所賜金有留在人間也**鼎湖龍去遠**[illegible]曰皇黃帝內傳帝採首陽山銅鑄鼎荊山下在今湖城縣南三十里號鑄鼎湖**銀海鴈**

侵

飛深 【沫】曰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石槨為游宮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趙】曰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澤堂】曰遊幸已絕而陵寢崇設 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沫】曰蓬萊殿名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曰禮樂志芬樹羽林雲景杳冥【師古】曰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衆多今言蓬萊殿惟有羽葆而明皇不見耳若以羽林為軍不可言懸【趙】曰此句難解蓋言天子如平時蓬萊殿中之日懸於殿間今則懸於舊羽林中今羽林謂守護陵寢者【澤堂】曰唯有蓬萊日懸於舊時羽林而已

提封 【鶴】曰大曆元年作

提封漢天下 【沫】曰東方朔傳云提封須訓【師古】曰亦謂提舉四方之內摠計其數也【夢弼】曰假漢以言唐也 萬國尚同心 【沫】曰民亦有維德也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 【沫】曰懸車東馬言至險也言以險為守莫若時守之以儉德也吳起對魏武在德不在險

徵俊乂入賢（朱曰言當搜以自輔也）莫慮犬羊侵（莫慮一作草竊　朱曰犬羊謂戎狄也）顧戒兵猶火（朱曰左傳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恩加四海深（朱曰言用兵莫若以恩也）

偶題

（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時作時吐蕃之亂未息也）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趙曰言文章垂不朽之事其得其失蓋吾心自知之）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朱曰言以文章名必有所長也　夢弼曰魏文帝典論論文曰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情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名聲自傳於後）騷人嗟不見（趙曰指言屈原宋玉也文章之祖起於騷嗟不見則屈宋遠矣）漢道盛於斯（朱曰漢文章深厚有古人之風　趙曰言漢有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屬）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趙曰文章至於綺麗乃騷雅之末流故謂之餘波）後賢兼舊例（一作

制沐曰後之作者兼騷人之體澤堂曰舊例總騷漢六朝而言歷代各清規姚舊例清規亦何等語趙曰所謂適相祖述也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趙曰公自謂也吾之用心自弱冠時疲若至今也永懷江左逸夢弼曰江左東晉元帝渡江所都鮑謝之徒文尚後逸故　甫永懷之也多病鄴中奇病一作謝趙曰鄴中指曹丕兄弟及當時七子之作也夢弼曰鄴中魏所都文帝好文而作者多尚奇恠故甫多疾之也騄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趙曰麒麟之子仍是麒麟故云帶好兒車輪徒已斲朱曰莊子桓公讀書輪扁以為聖人之糟粕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夫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臣不得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得受之於臣夢弼曰甫歎弱冠若學為文幸有子如宗文宗武聰敏惜乎妙致得之於心不得言之於其子如扁之斲輪不能言其妙也故有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斲之句也堂構惜仍虧惜一作肯朱曰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構

【澤堂】曰子美以膳部之孫克承堂構但不得好兒以傳其妙術而閉門著論則世莫能知碑雖傳後未必
如蔡女之能守也
謾作潛夫論
【沫】曰後漢王符字節信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虛傳幼婦碑
【沫】曰曹操與楊脩讀曹娥碑碑陰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脩知之操行三十里乃悟云黃絹是色絲絕字也幼婦小女妙字也外孫女子好字也虀臼之器受辛辭字也言絕妙好辭與楊合操曰有智無智較三十里【澤堂】曰曹碑八字本曹操於蔡琰家見之即中郎所傳也
緣情慰漂蕩
【沫】曰文賦詩緣情而綺靡
抱疾屢遷移
【趙】曰公雖為自謙亦自傷其不用也【澤堂】曰自抱疾遷移以下十句極言流離困蟄歎時懷舊感憤無聊之意所以緣情述事發之於詩聊以自慰後不必傳句不必佳也此一篇大旨
經濟慙長策
【沫】曰言無經濟之才
飛棲假一枝
【夢弼】曰莊子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塵沙傍蜂蠆
江峽繞蛟螭
【鄭】曰傍蒲浪切近也【沫】曰蜂蠆蛟螭皆毒物也言避患難不暇耳【趙】曰言

棲托於夔州之地如此非有譬托蕭瑟唐虞遠夢弼曰歎治古之不復見也聯翩楚漢危趙曰傷戰爭之不能安聖朝兼盜賊洙曰胡虜為中原之亂也趙曰言前有安史今有吐蕃是也異俗更喧卑洙曰公北人而在南故呼楚人為異俗喧卑囂雜貌鬱鬱星辰劍夢弼曰甫自喻失所如寶劍之埋豐城也蒼蒼雲雨池夢弼曰又如蛟龍之困于池中也兩都開幕府洙曰兩都東京西京也幕府為元帥府萬寓插軍麾洙曰謂天下用兵也南海殘銅柱洙曰馬援征南立銅柱勒功師曰假無人立功如馬援也東風避月支趙曰月支以比吐蕃也師曰言避吐蕃之難也澤堂曰銅柱摧殘南蠻梗矣東風不競月支強矣音書恨烏鵲夢弼曰恨烏鵲之不信也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號怒怯熊羆趙曰言夔州山居之所有也洙曰若寒行熊羆對我蹲稼穡分詩興洙曰後於營生不暇吟咏也柴荊學士宜洙曰習其風俗也

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 趙曰白閣則終南山栢府之山皇陂則皇子陂也皆在關中

不敢要佳句 夢弼曰要伊肖切 愁來賦別離

送田四弟將軍歸夔州栢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衞公幕 一作夔府送田將軍赴江陵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 杜多酒可起地不可起地發又不可 澤堂曰起地猶云啓行發 水盛也記所見 回首中丞座 趙曰言田公所起發之地在夔州寒塘也辭中丞而行猶回首顧戀也御史中丞謂之獨座 馳牋異姓王 夢弼曰謂陽城郡王也 趙曰漢有異姓諸侯王 燕辭楓樹日 趙曰楚地多楓也辭以言燕之去 鴈度麥城霜 夢弼曰此紀時也 空醉山翁酒遙憐似葛强 洙曰葛强山簡愛將也註見前 夢弼曰以山翁比栢中丞以葛强比田將軍也

解悶十二首 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草閣柴扉星散居 趙曰庾信詩寒園星散居師曰夔地多山少平居人傍山故星散

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 一本作溪友先生云女字是師曰得錢不論其價知魚賤也洙曰留而與人也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 西一作蘭 為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流 流一作遊

一辭故國十經秋 夢弼曰自大曆二年逆數至乾元元年九十年矣 每見秋瓜憶故丘 一作侯趙曰邵平種瓜長安東門公長安人故感秋瓜而懷故鄉也 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 瓜一作袁公自注今鄭秘監審批因瓜憶鄭審為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皆詞人風流跌蕩之態亦多類此師曰瓜州金陵之別號鄭審乃公故人也趙

曰言鄭必有瓜州之命或曾守瓜州故云

沈范早知何水部【趙】曰何水部何遜也早為沈約范雲所知也曹劉不待薛

郎中【趙】曰薛郎中薛璩也若薛璩者恨不與曹植劉楨同時【澤堂】曰別體句法獨當省署

開文苑蕪泛滄波學釣翁【補】如此作詩宜註者不能曉也後山詩話省署開文

苑滄波學釣翁璩之詩也【夢鶴】曰或云公取璩之詩廣之以羨璩前在省部今在荊南有江湖之樂斯為

學釣翁矣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公自註】校書郎孟雲卿【趙】此孟

子亦差異【洙】曰世言五言詩始於蘇武李陵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

古人詩【趙】曰末句專言孟雲卿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夢鶴】曰唐摭言襄陽詩人孟浩

侵

然開元中為王右丞所知有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之句維待詔金鑾殿一朝召之商較古今風雅忽遇明皇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奏聞詔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踈明皇慨然曰朕未嘗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有此作因命歸終南山

即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鯿

項一作頸〔批〕謂但有鯿魚差可口耳無復有詩也〔洙〕曰浩然詩云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頸鯿又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鯿魚也〔趙〕曰言今耆舊之間不復造新語以言鯿魚但謾釣之而已習鑿齒襄陽耆舊傳云漢水中鯿魚甚美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

陶冶性靈存底物

〔夢弼〕曰言陶冶性靈者惟有詩而已梁鍾嶸詩評阮嗣宗詩其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

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

〔趙〕曰言公其稔熟知謝靈運謝惠連將作詩為能事

頗學陰何苦用心

學一作覺〔洙〕曰梁術云陰鏗何遜文章傑出諸公用心太苦〔夢弼〕曰苦用心則不苟且為之矣韓子蒼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

新詩改罷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剞劂但稱其渾厚耳[補注]室中語賦詩十首不若改詩一首少陵有新詩改罷自長吟之句雖少陵之才亦復改之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八句注]右丞弟今相國縉[趙]公詩晚年多倒用老態其所自得然未可盡以為法黃山谷偏嗜此等自取成家此能字又別本是未害其弟為能耳[洙]曰唐書王維字摩詰開元中擢進士第乾元中轉尚書右丞以詩名盛於時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墅在輞口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歌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為詩號輞川集代宗時弟縉為宰相代宗好文求維文縉編綴得四百餘篇上之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洙]曰揚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數千里味色未變至京師炎方每續朱櫻獻[趙]曰禮記仲夏之月

天子以含桃先薦寢廟註云即櫻桃也今云每續朱櫻獻則亦南方之所貢也王座應悲白露團【批】櫻桃薦廟荔枝繼之故有霜露之感但語晦然尚可曉【修可】曰唐史遺事云乾元初明皇幸蜀由嶺南進荔枝上感念楊妃不覺悲慟

憶過瀘戎摘荔枝【朱】曰蜀中惟瀘戎二州產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

京華應見無顏色一作京中舊見君顏色【趙】曰君指言荔枝也紅顆酸甜只自知【批】謂色變【師】曰蜀荔枝譜云廣南及梓夔之所出大率早熟肥肉薄其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閩中之下品

翠瓜碧李沉玉甃【朱】曰玉甃井也魏文帝書有云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批】兩語兩意【趙】曰此物指言荔枝也可憐先與荔枝不異枝蔓他處所有而此物長於遠地娟娟然生所

以歎異之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蒲一作浦不熟丹宮滿玉壺趙曰此篇山谷云亦貢荔枝之什蜀都賦側生荔枝玉蒲則自戎僰而下例以酎為蒲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押韻丹宮神仙之宮以比禁苑玉壺珍貴之器以言至尊之奉惟其不熟丹宮不滿玉壺所以求之於遠也雲壑

布衣鮐背死曰鮐堂來切魚名詩行葦黃耇鮐背註言老人背有鮐文也後漢和帝記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上書諫遂罷山谷曰雲壑布衣臨武長唐羌上書諫荔枝也勞人害馬翠眉須曰人一作生害一作重翠眉謂妃子也曰貴妃須荔枝之故乃勞人害馬力求於數千里之外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八